

卡達耶夫 蘇異  
妻

朱葆光譯

中外出版社印行

卡  
索  
光  
譯

K  
9  
C I

12

# 妻

著 夫 耶 達 卡 · 蘇  
譯 光 葆 朱

行 印 社 版 出 外 中

月 一 十 年 四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 妻

---

著者	蘇聯	卡達耶夫
譯者	朱葆光	
印行者	中外出版社	
發行人	孫伏園	
總經售	全國各大書店	

---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版初慶重月九年四十三國民  
版再海上月十年四十三國民  
版三平北月一十年四十三國民

## 譯者小言

卡達耶夫(Valentin Petrovich Katayev)對於中國的讀者已是個很熟悉的名字了。因為他的名著「時間前進呀」和「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早就膾炙人口，中國讀者從這兩個中譯本的名著裏已經發生了對於作者親切熱烈的情感。

卡達耶夫這個偉大的蘇聯作家生在一八九七年一月二十八日，現在他才四十八歲，他生在烏克蘭奧得薩一個教員的家庭裏。他只受過中學教育。一九一五年他參加歐戰，在炮兵裏當志願兵，俄國內戰爆發時候他已經加入紅軍裏邊，一直到一九二〇年他離開紅軍。

他開始寫作很早，據他自己說他差不多在七歲時候就開始了。

一九三九年因為他對於蘇聯文學卓越的貢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頒發給他「列甯勳章」。蘇德戰爭爆發以後，他參加了這次偉大的愛國戰爭。他寫了許多有血有肉的報告文學作品。

「妻」這部中篇小說是卡達耶夫在一九四二至四三年之間寫的。這部小說反映了蘇聯的抗德戰爭如何成爲人民的戰爭，說明了蘇聯的人民是愛好和平的富於進取精神的人民。

這部小說採用第三者的直述體材。小說的開始是他在赴前線的途中遇到一個年青美麗的女工程師彼得羅夫娜，她是到前線去看她陣亡的丈夫——一個空軍航空隊長——的坟墓的。她在前方的灌木叢裏，在蘇軍進攻的前夜斜坡下跟卡達耶夫躺着休息，她向卡達耶夫述說她的經歷。



她是個鐵匠的女兒，她述說她在德國進攻蘇聯之前她的愉快的學生生活，富有詩意的幸福的戀愛，她和她的丈夫同學及朋友們都懷着幸福的期望，都確切相信她們的國家和她們的生活要越來越好。但是一九四一年六月希特勒德國開始進攻蘇聯，蘇聯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痛苦，蘇聯的工業農業和一切文化建設遭受了最殘酷的破壞。這是蘇聯人民建設他們自己的幸福快樂的國家中途上遇到的最大災難和障礙。彼得羅夫娜的追述證明蘇聯的人民不分男女老幼不論在前方後方都有忍受這種災難的堅毅精神和克服這種障礙的決心。

彼得羅夫娜和她說到的幾個代表人物，是今天蘇聯的人民的英雄，他們創造了蘇聯有史以來的奇蹟。

卡達耶夫這個中篇小說充滿了人性味道。它裏邊有纏綿熱烈的戀愛故事，有細膩的心理描寫，有淚，有血，有悲哀，有憤怒。它不是什麼政治小說，也不是什麼戰爭小說，它是關於蘇聯人民的一部質樸散文詩。我讀過這部小說的原文以後，我由不得感覺到蘇聯這個國家的人民也同別國的人民一樣會哭，會笑，會戀愛，會幽默，會憤怒，並不是如有些人所說和所想像的蘇聯是個只有勞動的乾燥無味的國家。所以我讀了它以後我覺得蘇聯人民是充滿人性的。

## 妻

蘇聯 卡達耶夫著

一

載重汽車在破爛的路上一跳一跳地走着，彈藥敲打着箱子。我不得不時時刻刻的十分緊張，防備甩到車外去。來來往往的汽車掀起道路上濃厚的塵土，我們衝入黑雲似的令人出不上氣兒的塵埃裏，把大衣的領子拉到腦袋上。這樣也絲毫擋不住塵埃。反而越發熱了，汗從帽邊流下來，流到眉毛上令人發癢。我看見我自己的鼻子都是黑的。每次碰觸偽裝的高高樺樹枝子時候，塵土便飛進眼裏。

天空漫佈着乾燥的，灰色的，炎熱的薄雲。四週是一眼望不盡的很高而且特別濃密的裸麥，麥色已經很白，在石板色的天空底下，它顯得越發白了。許多地方有了新的彈坑，彈坑周圍的裸麥都亂七八糟地倒着，彈坑裏邊是鐵滓子。

有時天空出現六架或九架德國的轟炸機。那時候我們的司機佩着保衛史達林格勒獎章的暴怒的青年一等兵便從窗戶探出頭去往上看。他抑制着怒火，拉開速度杆，使汽油發出最大的力量，汽車彷彿跳起一樣，更快地向前奔馳。爆炸的浪濤在後邊無情地打擊着，炸彈一個跟着一個在這條路旁邊透的麥田裏爆炸。

妻

一

當汽車停下，帶着憤怒臉色的司機用水桶往滾沸的散熱器裏添水時候，我們聽見兩面不斷的大砲隆隆的聲音。

我們進攻奧勒爾已經五天了。我吃過午飯之後，從坦克軍司令部出來打算搭路過這兒的順便汽車在白天到前線去。但是因為軍隊不斷地調動，所以我的路程也完全不一定。我也沒有帶着地圖。路上走的汽車很多，但是找不到適於我坐的。有時坐上汽車，走了兩三公里，汽車拐了灣入了我不去的路子，我只得下來搶車，我站在路上舉着手，不耐煩地等着合適的汽車。我這樣換了四次車，等待的時間也夠徒步走六公里的了。最後我幸而遇到了運送彈藥的汽車隊，這個汽車隊正駛往我要去的地方。那時已將夕陽西下。離前線越近，景色越淒涼。每一步地方都現出昨天戰鬥的可怕的痕跡。風從被蹂躪的田野裏吹來了沒有清除的死屍的惡臭，這些死屍顯然在七月的炎熱裏很快就腐爛了。田野裏扔着的德軍大砲和燒焦的彈藥箱的附近有成堆的空彈壳。有時在倒臥的裸麥桿裏可以看見破壞的德國貴族子弟身上帶着的黃色和黑色的十字章，高聳的寬闊的胸部佩着卍字章。到處亂扔着破爛的銅盔，機關槍保彈帶，打穿的鎗筒，路旁蓋黑了的塵土一丈多高的野草上掛着淡綠色衣服的碎片。周圍沒有一尺地方沒有留下戰爭的淒慘的痕跡。

但是一個全被燒毀的村落出口上的一大塊土地給我留下永久的印象。灰燼還在冒烟，在厚的淡白的灰燼下邊，淺紅色的火還輕輕一閃一閃地燒着，通常大火之後剩下的只有烟鹵聳入天空。但是這兒連煙鹵都沒有了。僅有一株燒焦的樹歪斜地立在灰堆上，但是我向村落入口看見的那個地上連灰燼都沒有了。人們可以認為這是一塊什麼東西都不能存在的地方，甚至火都不能存在。這是變成了

一塊黑石頭的絕對的死地，好像灌上了熔岩一樣。這塊死石頭上邊躺着兩個德國人的屍體，那兩個屍體都腫了，彷彿是樹脂做的一樣，他們睜着破了的白眼珠子，燒焦的人參色的頭髮白地下垂着。四輛打壞的坦克相離不遠地停着，各有各的姿勢，三輛是德國的，一輛是我們的，穿着皮靴的脚從破壞的坦克窗口露到外邊，皮靴底子上有發亮的釘子。德軍運輸轎重的駑馬渾身是綠豆蠅，蹄子上笨重的馬蹄鉄已經破碎了，兩條腿顛巍巍地站着。它站在道路中間好像幽靈一樣。它不能動，汽車只好繞過它走。

三個農人——一個老頭兒，一個老太太，和一個抱着小孩的年青女人——急忙地追中和推動輕便鐵路上的手車。他們睨視那兩具死屍，他們從它們中間走過。她們幾乎是在這個死區裏跑。

村口前邊就是個十字路口，十字路口上站着一個年青美麗的女人，她舉起手叫汽車停住，她帶着皮包。她穿着一件做得很好袖子寬寬的藍色大衣，頭上包着一個入時的花格圍巾，她很注意她的外表和她所在的地方不相稱。倘若沒有蓋了她渾身上下的塵土，人們會以為她站在莫斯科斯維爾得羅夫廣場一類的電車站上等電車呢。

司機不願意額外停一次。他裝作沒有看見，他想一直開過去。我用拳頭打車廂，他才停住了。她來到車跟前，她懇求把她載走。

「你到哪兒去呢？」我問。

「真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哪兒去。她臉上浮着惶惑的微笑。「我找一個部隊。但是現在部隊都在移動，誰也不知道哪個部隊在哪兒。我從今天早晨就走，但是現在還沒有找着。也許你知道那

「個部隊在什麼地方。」她說給我那個部隊的軍郵號碼。

「對不住，我不知道。」

「那可怎麼辦呢？」她有點兒失望的樣子。

「那麼你是志願投効的麼？你爲什麼不到兵役部去呢？」

「不是。我是去找我丈夫的坟墓。他是去年五月在前線陣亡的。他的坟墓一向在德國人佔領的區域裏，但是現在我們開始攻擊了。我盼望！」

「你有通行證麼？」

「哎呀，請原諒。我什麼都忘了。」

她用敏捷的動作從她的手提包裏取出通行證來遞給我。這是前方司令部發的正式通行證，上邊寫的名字是妮娜，彼特羅夫娜。

「好了。那麼你找的是個什麼部隊呢？」

「從前我丈夫指揮的驅逐機隊。那個隊裏有我的朋友。單願我見到他們，但是那兒已經：怎樣纔能見到他們呢？這兒是可怕的淒涼景象！」

她用她那美麗放光的眼睛向四面看，她的眼睛裏悲哀多於恐懼。

「你能幫我想點兒主意麼？」

「我能幫你想的唯一的注意就是你坐上這個車到我去的那個部隊的司令哨去。也許那兒有人知道那個驅逐機隊的電話號碼，那你就跟他們通話了。可是他們知道你去找他們麼？」

「他們知道。他們期待着我。」

「既然這樣，那麼你就決定罷。」

「好，我照你的主意辦。」

她堅決地掀起大衣，把腳登在車輪上。我伸出手把她拉上車來。她坐在我旁邊，坐在她的皮包上，脊背靠着車廂，腳放在裝着彈藥的箱子上，車走起來我們彷彿在淺凹裏跳躍。天黑了。黃色的月亮在塵霧迷漫的天空，微弱地放出悶熱的光來。四面八方望不盡的火看得更真了，這是退却的德軍放的毀滅農村和莊稼的火。風不斷地把焦灰氣味同令人窒息的死屍鱗骨的惡臭吹來。但是也有時有種完全不同的優美清涼的氣味一齊吹來。這是輕盈艷麗的開着花兒的蕎麥的氣味。

「你有，」彼特羅夫娜突然高聲地說，她希望在喧噪的汽車聲中我能聽見她的話。「這是我們在這兒生長的奧勒爾土地。這是俄國的心臟。細細地想一想罷。突然間——德國人來了，這些吃人的妖怪。他們爲什麼來這兒呢？他們憑什麼來這兒呢？想到這裏我由不得動怒。這些無賴想霸佔我們的土地。」她兩拳緊緊握着放在她的嘴邊，她被塵土罩成灰色的美麗的面孔朝着我，她的眼睛不動地看着我，她的眼睛像鏡子似地照出了四外的火燄。

「是的，我還沒有看見過他們，」她咬緊了才。她從手提包迅速地拿出了手帕，開始用力擦她的臉，彷彿在努力擦他眼睛下邊的塵土。「他們一點兒都不能白損害我們，他們必須拿出代價來，絕對一點兒不能白損害，他們蹂躪我們每一小塊兒土地，都得拿出代價來。對於我們每一滴眼淚都得拿出代價來。你放心罷，對於每一小塊土地每一滴眼淚他們一定得拿出代價來！」



## 二

天空不斷地閃亮。雲裏時常有血紅色的電光閃爍。照明彈特別的亮，黃色的光掛在整個兩邊的地平線上。戰線拉長了而且照耀起來，好似一條明亮的裝有電燈的公路。

我們拐彎，下入一條黑暗的山峽，那兒有許多士兵，大砲，和坦克在迅速地祕密地移動。

一會兒汽車停住了。

「大概是這兒。」司機說，他從駕駛間出來，向四外看。

我們下了汽車，舒伸舒伸麻木了的脚。立刻有三個脖子上掛着自動手槍的三個黑影向我們來了。他們忽然開了手電燈向我們照了一下，後來就把手電燈熄了。

「我們是司令哨的斥候，」他們低聲說，「你有通行證麼？」

「有。」我說。

「你到哪兒去呢？中校同志。」

「到涅卡耶夫農場。」

「就是這兒。」

「領我見司令去。」

「這個女人呢？」

「跟我一同去。」

天空很清朗了。月光十分皎潔。山峽左面月光照得通明。右面——陷入陰影裏。他們在陰影方面領着我們走。後來我們開始往斜坡上走，白天的殘雲不時迷漫在有月亮的天空。到了斜坡中間，我們眼前是一大片濃密的叢林。叢林裏發出急速而且清晰的打字聲，一行終了了鈴聲。不慌不忙的聲音在念着：

「……逗點，從東北包圍我們選定的高地，逗點，前進到鐵路路牀跟前，逗點，那兒我們發現……」

斥候敲門，門開了。暗淡的尤線落在我們身上。斥候站在大汽車的踏板上，汽車滿都用砍斷的小松樹枝掩蓋着。他小聲地把我們報告給汽車裏的人。

「等一等，」裏邊有個人說，而且急忙地講着：「……那兒我們發現了敵人三輛坦克和兩門自動推進砲，逗點，這是掩護退却的敵人左翼的武器，句點。進來罷！」

我們進了大汽車。暗淡的小燈下頭，桌子旁邊坐着一個女郎，她把她的生着亞麻色頭髮的腦袋伏在大安得烏德牌的打字機上已經入睡了，她利用這幾分鐘的工作的中斷睡一睡。

「請趕快進來，把門關上，你們要知道這兒敵機不分晝夜在天空裏飛。」司令說。他穿着鋼青色的防水布大衣，衣襟上掛着兩枚勳章——一枚是列甯勳章，一枚是紅星勳章，他的寬大的肩章上有坦克車標識。他不時撫摩他剃得光光顯出淡青色肥大的圓腦袋，他竭力扭動他的脖子，他伸手向我要護照，他把我的證明書接過去，拿近蓋着低罩的小燈的下邊，戴上他的角製圓鏡架的眼鏡，這樣一來，他的晒得黑紅的面孔突然顯得蒼老而且溫善了。他耐心地把我的護照從頭到尾看了兩篇。然

後把它正正地疊爲四摺交給我。

「我知道，」他說，「軍部已經通知了我。一路怎麼樣？很平安罷？路上沒有遇到轟炸麼？昨天我們行軍時有十二架敵機襲擊我們。我們損失了六個人，敵人損失了一架輕轟炸機，我們的活動就是這樣。這位女同志，你帶着護照麼？」

彼特羅夫娜從手提包裏取出通行證來。上校仍是聚精會神地看過，然後疊成四摺交還給她。上校說：

「那麼你怎樣來到我們這兒的呢？迷路了麼？請坐。」

她簡略地述說了她的經過。上校轉動黃皮匣裏的電話搖手，然後對着耳機說：

「七號說話。你們那兒跟葉尼塞能有電話聯絡麼？那麼請接上線。喂！莫斯科情形怎樣呢？藝術劇院已經恢復演劇了麼？」他轉身向我，他沒等待回答，立刻對着傳話筒說：「葉尼塞麼？這兒是第七號。你是那一位？你好麼？你已經搬家了麼？你現在是在新居裏了。你聽着，我有點兒事跟你說。你是不是期待着你從後方來的朋友呢？是不是期待着呢？那麼你派汽車到我這兒來，她現在就坐在我的汽車裏，她很着急……就是彼特羅夫娜。啊，你這個；老先生，我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你總該比我更知道呀。好。你那兒平靜麼？我們現在這兒就是平靜的。可是不知明天怎麼樣。再見。」

他放下傳話筒，把電話銜接鈕取下。

「彼特羅夫娜，現在一切都辦好了。明天一清早他們來接你。但是現在我不知道該怎樣安置你們。你們知道我們在行進。我們甚而連帳篷都沒有。帳篷都在第二梯隊裏。我們在小樹叢下邊睡。所

以，當然你們可以在辦公室（指大汽車裏）裏睡，但是這兒你們怎能入睡呢？一會兒是電話，一會兒是打字機的聲音。」

「不用，不用，請您不必麻煩了」，彼特羅夫娜說。「多謝您，我倒願意在露天裏睡。夜間這麼熱。」

「既然如此，我可以把大衣給你用。我這個粗布大衣在車裏用特別地熱。但是作家同志，你怎麼辦呢，我也勸你在那個罅隙不遠的小樹叢下邊睡一會兒罷。反正將軍還沒有來。他去看他的隊伍去了。現在坦克正準備就緒發位置，將軍來到時候，我通知你。晚安。我希望你明天要得到許多印象。」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呢？」

「噢，我怎麼跟你說呢？我們在漸漸地進攻。敵人當然不願意抵抗，但是非打不可。例如現在他所控制一條小河，離這兒兩公里。是的，這件事當然我們不高興。我們不得不在明天請他們大大地移動移動。祝你作好夢。」

上校喚醒了女打字員。她抬起頭，用朦朧的稚氣的眼睛向四周看，擡着嘴，把手放在字盤上。我們走出車來，我們出來時候聽見他又在說道：

「紅線。過去二十四小時內敵機很活躍，逗點。……」

月光越發皎潔了。在月光通明的天空下邊，西面的山崗黑黝黝清清楚楚地立着，山崗有偽裝的小樹叢和監視敵人的哨兵的影兒。我在轉臉旁邊的草上鋪開我的寬大的軍用大衣。彼特羅夫娜躺在大

衣的一半上，枕着皮包，屈着腿，一聲不響。我躺在大衣的另一半上，枕着軍囊。用帽子蓋着耳朵。四周還算比較安靜。這兒離敵人不過兩公里，在進攻的前夜，這不用說是最安靜了。砲火幾乎完全中止。我們跟敵人兩方一共放了幾砲。砲彈從我們頭上飛過。砲彈有規律的聲音好似信風旗的聲音。德國人大概有提心吊膽，德國人不時向我們的山崗放一兩枚重磅砲彈。在這些砲彈的討厭的爆發聲音之後，山谷裏便充滿了燒着的纖維素的氣味。然而這不是幽暗射擊，却是所謂威嚇砲火。我跟彼特羅夫娜都知道這種砲火把誰也威嚇不住。淡紅色的星兒從月光照耀的天空跑到遠遠的天邊去了。坦克車從遠處發來滾動的聲音。我靜默地聚精會神傾聽着這種聲音。因為疲倦，我不時吸着旱煙做的粗大的紙煙。我覺得火柴的光亮好像巨大的烟火一樣，它照滿整個罅隙，每次我吸煙把火柴打亮時候，便不知道哪兒發出了憤怒的聲音：

「怎麼儘擦火柴，這兒敵機總是在天空飛的。」

彼特羅夫娜身子翻來翻去，總是找不着一個適宜的姿勢。她坐了起來，兩手抱着膝部，後來把她的頭放在膝部上。

「你怎麼不睡呢？」我說。「睡罷！」

她抬起手來向着月光看她腕上的大手表。

「零時二十二分。」她說，她打了一個很大的呵欠。「我絕對不能入睡。」

「你斜着躺下一準就合適了。」

「我想睡就能入睡。但是現在不能入睡，你想我現在的心緒怎樣呢？現在是一九四三年六月，我

的丈夫是二九四二年三月死的。算一算：十六個月了。每天我只一心想着一件事情：我看看他的墳墓，那麼現在……你知道……甚而也許明天……唉，倘若你知道我的痛苦的經歷，你一定要感動的。你知道，我們的生活是多麼美呀，——彼特羅夫娜突然用單純而信任的語調——只有對一個在黑夜裏半生不熟的同時又在非常的情況中的男子才用的那種語調說：「他的心地純潔，性格活潑。跟他生活在一起輕鬆愉快。我愛他，他愛我的那種巨大的雖然爲時不久的幸福落到了我的命運上，她繼續說，眼睛一直往前看，好像述說長篇的古老的故事似的。」「他是我的最好的同志，最可愛最可珍貴的朋友。他從前方給我寫的信不太多，但是他經常按照約定的時候寫來。對於我，這些信就是我的一切。靠着這些信活着。每一封信都向我證實他在活着。我覺得若沒有他的信，我就要死。有一次他的信到了來的時候沒有來。當然我從明白這就是戰爭。很早的時候，在戰爭開始的最初幾天，我已準備應付最壞的未來。但是當這個最壞的未來成了事實時候，我不相信；他已經不在人世這個觀念是荒誕的，違反自然的，沒有概然性的。他居然死去了麼？完全不能夠，明天不能夠，後大也不能夠，永遠不能夠，我把關於他陣亡的通知，一行一行地念了好幾篇，我渾身戰慄，我不相信我的眼睛。後來我使失掉了一切知覺。但是恢復了知覺之後，我覺得我必須趕快活動。我覺得現在就須不要失掉一秒鐘的機會跑到哪兒，往哪兒打電報，往哪兒寫信，坐車到哪兒去把這件事弄清楚。我覺得我彷彿還能救他，把他弄回來，使他恢復從前的樣子。但是當我知道這已無法挽回時候，我心裏充滿了戰慄的清醒。



「我急忙穿上瓦連基氈靴，皮大衣，戴上圍巾，拿上我的皮包，書，和鉛筆。『但是不必叫別人知道我的不幸』。我不知道爲什麼我總是想著：『不必讓別人知道這個。這是我的不幸。我一切都自己處理。』但是該怎樣處理，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小心地鎖上了屋門，把鑰匙放在蔭影下的水桶後邊。我聽見女主人把奶罐拿到廚房裏。我擔心她叫我。但是感謝上帝，她沒有叫我。」

「我走到院子裏。三月已經完了。但是天氣還像一月那麼冷。我忘了我爲什麼走出屋子來。我不到大街上去，我轉了彎，走過移院向伏爾加河去。院子裏堆着過冬的雪船。我在積壓的堅硬的雪上穿過菜園向懸崖走去。『致候伏爾加河』——這是一月間我和安得烈在莫斯科分別時他說的話。這是他對我說的最後的一句話。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是在我們最後一次？吻別之後。他穿着短的革面皮衣，手裏拿着小旅行包，他下了莫斯科飯店寬大的樓梯。我站在露台上往下面看，他因爲穿着皮衣和毛皮靴子而顯得肥胖的身子在拐角地方出現了，他突然站住，抬起頭來，他的藍眼睛閃爍着，他喊道：『致候伏爾加河！』他有沉重的強大的喉音，他說話真像沃羅格達人，把『O』字母念得特別重。『我一定致候！』我高興地嚷。我們最後一次說話的聲音撼動了飯店大門口的人們和過廳裏的人們。」

「我回到我們的房間裏。但是它已經不是我們倆的了。門大開着。兩個侍女者在整理牀鋪，打掃

塵埃。但是化粧台上還是亂七八糟的，還有微溫的香皂，香水和「金絲」煙的氣味。剛才安得烈還在這兒修臉，他的習慣向來是煙管不離嘴。

「你真不知道我跟安得烈在這個房間裏過了三天多麼奇異的日子呀！我們在莫斯科見面完全是意外，事前沒有約定。我是從古比雪夫被派到莫斯科『黑色金屬』總辦公處辦理我們疏散的工廠的事情；他是從前方到莫斯科領受加里甯親手頒贈的金星獎章的。也許是在我們永遠離別之前，命運賜給我們完全無法遺忘的幸福的三天。但是三天過去了，這樣的三天過去了，安得烈走了。我呢？也該整理行裝了：我出差的期限滿了。

「在已經不是我們倆的房間裏最後幾個小時的逗留是多麼淒涼孤單呢。但是我覺得也許站在伏爾加河的雪堆中間可以減輕這種孤單罷。

「伏爾加河上燃燒着鮮豔的落日晚霞。看着這種落日晚霞是痛苦的，但是冰冷的。東風吹着籠罩天際的紅黃綠色的火燄越發令人難受。我把無指手套忘在家裏。我的手完全凍木了。手指不能彎了。我盡把指手指放到我的胸部上暖着，我不停地往西看。我覺得彷彿戰火就在那兒燃燒着。我覺得彷彿坦克車藍色的影子在地平線上來往奔馳。砲戰發出了閃光。草屋的屋頂着了火，椽子都燬了。這些都是在靜默的瘋狂中出現的。

「我回到家裏，不開燈，輪在牀上。皮大衣和瓦連基靴都沒有脫，臉向牆輪着。我用力縮屈着腳，繼續把手放任胸部暖着。不停地重覆說：『多麼悲哀，多麼悲哀，多麼悲哀，多麼悲哀。』突然間我駭怕有人聽見，於是我小聲地自言自語：『多麼悲哀，多麼悲哀。』但是一會兒我就忘了駭怕有人聽

見，我又高聲說起來。其實沒有人聽見我的話。我完全是在和平中長起來的，我還不習於這種痛苦，甚而不知道怎樣瞭解這種痛苦的深度。這是可怕的時候。因為這種痛苦臨到我的身上，雖然這是清清楚楚而且合乎事實的，但是我仍覺得不可信，而且荒唐。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這怎麼能發生這種事呢？我想着。我當然漸漸不用這種話在溫暖自己，却用這種思想來溫暖自己——他是唯一可愛的男子。我們彼此深愛着。我們在青春的世界裏一起生活，一起生活。但是現在他陣亡了。我這一生裏永遠不能再見到他，再吻他，再聽到他的聲音。他死了，他沒有了，他去世了。一切都有，只是他沒有了。他居然不再存於人世了。最可怕的是他在我的記憶裏一天天地模糊起來。關於他去世的事我今天才知道。實際上我得到通知的時候，他已經去世兩個星期了。但是對於我，他去世得比這還早。對於我，他在一月，在「莫斯科」飯店裏，在樓梯最後轉角地方在我最後看到他那一剎那裏他已經去世了。他——每一分鐘都一點點越來越快地離開我，難道人類的記憶也是跟着時間走的麼？例如他的聲音。說起來真是可怕呀，我已經不能完全確切地記得他的聲音了。我愛聽他的聲音，但是我已經不能再聽到他的聲音了。

「我陷入這樣痛苦的回憶裏，我過第一個寡婦的夜。

「醒來已經上午七點了。到八點我才起牀，但是我不能一個人呆下去。我在過廳用冷水洗了臉，刷了牙。女主人從廚房偷看我。

「彼特羅夫娜，是你麼？」

「是，是我。」

「我想你今天夜裏還是在家裏睡罷。」

「實際上我不常在家裏睡，我留在工廠裏，在作坊裏，但是女主人不相信。她以為我在什麼地方玩樂呢。」

「不，我今天晚上在家裏睡。」我說。

「我不喜歡這個女主人。她是個嘮嘮叨叨心眼兒不好的小市民。她覺得給我做點什麼都是最大的人情。她把糊着黃色舊報紙的又低又歪的天花板的小屋子租給我。她把我看作難民。因為我——蘇聯英雄的妻子——在工廠裏做工，拿回來的食物很少，所以她看不起我。起初她想教訓我，但是碰了我的釘子，於是她吹毛求疵。除此以外，她還暗地裏拿我的糖，喝我的牛奶。我不在家時候，她進入我的屋子，翻弄我的東西，看我的信。這當然是小事。但是有時很叫我生氣。我想遷到別的地方去。」

「我把通知書放入皮包裏爲的是我不在家的時候女主人看不到它。我把屋門鎖上，把鑰匙放在水桶後邊。」

「怎麼，彼特羅夫娜，今天這麼早就要去上班了，」女主人說。「工作很忙麼？」

「是夠忙的。」我說。

「你聽見昨天的戰報了麼？」

「沒聽說。」

「我沒聽說。」

「她深深嘆了一口氣，緊閉着嘴。」

「人們說塞瓦斯托波爾的戰事又不好。你不知道麼？」

「不知道。」

「不知道就算了罷。」

「這一次她特別使我激動。我的生活中最美好的回憶跟克里木亞和塞瓦斯托波爾聯繫着。……我心裏非常難過。……但是這不要緊。」

我路過檢查哨時候，檢查員攔住了我向我要通行證。檢查員是跟我很熟的年老的傷兵塞爾蓋維支。他完全認識我，他從不向我要通行證。我很驚奇地站住了。

「啊呀！」塞爾蓋維支大聲地說。「原來是我們的彼特羅夫娜。」

「您不認得我了？」

「哪能不認得呢。弄錯了。你的生活好罷，走罷，好孩子。走罷。」

「我走到工廠區域，我站住，我在小鏡子裏照。我面龐扎變得完全不像兩年前的樣子了。兩年前我還是個天真的女郎，在炎熱的克里米亞，太陽下邊坐着馬車去塞瓦斯托波爾聖喬治山寺院去。如今只是悲哀淒涼的帶着不眠痕的夜。這是我面龐我的嘴唇和我的前額麼？不，這不是我。這是跟我有血統關係，但是我完全不認識的另外一個女人，頭上包着毛髮頭巾長着一對奇異的眼睛的一個蘇聯英雄的寡婦。我第一次用「寡婦」這個字稱呼自己夠多麼可怕，多麼痛苦呀。」

「於是我的新的生活開始了，我的新的生活裏除去我現在是個寡婦而外，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從這時起我的生活儼然分成了兩個生活：一個是現在的單純生疏光明的生活，一個是回憶的生活。我同時過着這兩種生活。這兩種生活不混谷在一起，但是總彼此交流着。現在我差不多每夜在工廠裏睡。我一個人呆在我的小屋子裏實在苦惱，那個小屋子堆滿女主人和箱子和一文不值的架子，架子上放着許多陳舊乏味的零碎東西，誰都用不着的有斑點的貝殼，銅狗，和琢磨的水晶蛋。這些東西在這個小屋子裏好似一幅的陰鬱無味的圖畫。

「我清清楚楚知道那是我作了寡婦的第一天。我也知道我悲痛得昏迷了，我在蓋着金屬碎屑和積雪的工廠的院子裏走。

「戰前這兒是騎兵營房。現在長列的馬廄都成了工廠作坊了。我沒有到辦公室去，我一直到不久以前才改爲製造零件的滾軸作坊去了。我開了門，機器的風和沙沙聲立刻像往常一樣吞沒了我。

「這兒跟昨天一樣什麼都沒有改變。成千的光耀的電燈依然站在藍色的晨曠裏。腳底下的溝道中依然跑着作好的乳色的珠母似的成品。旋牀自動機裏依然迸出火花。年青的女工穆霞依然高高地站在她的機器旁邊的箱子上，她穿着長袖的寬大的黑外套，她穿着長統襪的腿從外套下邊露出來。長統襪外邊又套着短襪。戰爭的標語和口號依然嚴肅地注視着我。

「一切都照舊，只有我變成了懷着新的悲哀的一個新人。但是誰還不知道我這種悲哀。



「我走到穆霞跟前向他問好。穆霞這個女郎抬起頭來，眼睛不離機器的槽牀，她從幾個小的鋼筒裏勤快而均勻地取出新製出的零件，這些零件要用來裝置作坊的。同時穆霞用另一隻手從籃子裏檢取些新的滾軸零件。這時她的右手把最後的一個滾軸投入槽牀裏，她敏捷地扭轉身，迅速地連一秒鐘的時間都不空過，用左手把零件放進槽牀裏，空着的右手立刻放入籃子裏檢起新的滾軸零件。

「這是新奇的事物！

「我在穆霞旁邊站了一會兒，我驚佩她的動作的準確和迅速。

「女英雄，穆霞。這種辦法是你好久以前想出的麼？」

「她厭煩地搖了搖頭，沒有立刻回答我。

「今天才想出來的，」她不耐煩地說。「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她的厚嘴唇不斷地動，幾乎沒有聲音的樣子。

「我立刻明白了。她在十個十個地數她的滾軸，她恐怕做不夠她應做的數目。我用我的袖子把她的好看的鼻子的烟灰擦掉。她偶爾用眼角兒看我，傲然地抬起她的下巴。我也明白這個。她在自豪。是的，我也以她自豪。真的，穆霞是個奇女子。

「有一次外國記者來到我們工廠。俄國的冰霜使他們的身體健壯起來紅光滿面的，他們穿着輕暖的皮大衣，厚的加拿大鞋戴着皮手套，吸着紙烟，他們是同我們工廠廠長和女通譯一齊來的，女通譯穿着外面覆着冰霜的豹皮夾克，血紅的爐下的火焰照着他的夾克顯出異常的色澤。

「他們走到穆霞跟前，站住了，他們用好奇的眼光注視她怎樣工作，他們這樣注視了一會兒。這

個鼻子上蓋着烟灰的穿着寬大的黑色大衣坐在機器旁邊凳子上的滑稽優秀的俄國女郎，也許對他們感覺興趣。他們表示想跟她談談。廠長微笑着輕拍穆霞的脊背。

「好啊，穆霞。你跟他們談談可以麼？」

「她把鼻子蓋着烟灰的聚精會神皺着眉頭的稚氣的臉轉向他。她的厚嘴唇動着，不出聲地數着她的滾軸，數了一會兒，然後才說：

「我正在忙，沒有時間。」

「她轉回身來向着機器，繼續用凍傷的小手把滾軸謹慎地放入槽牀裏。她這樣說當然沒有一點兒造作，也不是居心在廠長面前特別表揚自己。她所說的話不過是對於任何擾害她工作的人所說的話。顯然，她覺得她所做的事比廠長重要，比穿着豹皮夾克的女通譯重要，比美國人重要，比世界上一切事物都重要。所以她所說的話是她的真心話。

「但是必須知道工人們這種看法對於廠長是什麼意義呀！啊！這就意味着這不是玩笑。

「廠長談諧地擺了擺手。沒有說什麼話。女通譯給外國翻譯過去，外國記者高聲大笑，而且鼓掌，他們簡直把她當作歌舞名星似地歡迎她。但是她甚至連頭都沒有轉動，那時她已經忘了他們，她全部精力都貫注在她的滾軸，滾軸的數目。她的凍傷的手和鼻子發癢，但是她沒有時間去搔。

「我必須告訴你，穆霞和一個最漂亮的小伙子競賽。他也是個工人，他是個西班牙人，名叫赫佳。這個赫佳真是個能手。工廠裏做工的男孩子們也有幾個，但是沒有一個能夠趕上他的。當穆霞向赫佳要求競賽時候，人們都笑。現在他們兩人拚命爭鬥。我總認為穆霞把自己的力量估計得有點兒太

高了。一天天過去了，縱然整天整夜地做，小小的紅旗沒有一次從赫佳的機器插到穆霞的機器上。

「一個月完了，人們已經嘲笑起穆霞了，穆霞甚至麻煩得瘦了。但是赫佳的行爲却真像個名人似的隨隨便便起來了。」

「他彷彿馬馬虎虎地工作。他時常離開他的機器。他吸起烟來，他跟鄰近的工人閒談。突然間，堅決把烟管收起來跑回機器去工作，大約半點鐘光景，不但補齊了剛才誤過的工作，而且又多做了出來使他可以再懶散一會兒。這時候他隨便走到那兒去看，但是唯獨不到穆霞跟前去，對於他，穆霞當然已不存在了。」

「我到赫佳跟前時候，他正把鋼棒放進機器裏使鋼棒適應旋盤。爲了節省火柴，我們有了十分普及的取火的方法。濃密的火花噴射着，在赫佳的眼睛裏映出無數的金沙。作坊裏很涼，但是赫佳像普通工人一樣不穿大衣工作。他的黑羽緞襯衣的領子沒有扣。袖子只到胳膊肘。除去淡淡的黃黑色的手，烏黑的眼睛——是的，還有圍在脖子上的骯髒的格子花紋的圍巾，除去這些以外，赫佳已經沒有一點兒西班牙氣味了。他現在已經成了普通的俄國的青年工人了。」

「我們彼此寒暄。」

「赫佳，你好，」我說。

「光榮和尊重。」赫佳說，他顯然在模仿誰。

「你在吸烟麼？」

「我吸烟。彼特羅夫娜。十個盧布一筒。你不喜歡吸麼？」

「我吸你。」我聲色嚴厲，我抑制住笑。

「彼特羅夫娜，你爲什麼生氣呢？難道我什麼時候使你難堪過麼？你看，我什麼都弄得有條有理的。」

「他確實是一切都弄得有條有理的。機器弄得清清爽爽，工作的地方掃得乾乾淨淨——座台附近的釘子上有個新的小符帶——機器上插着小小的紅旗，在工具箱子那邊有個放在手製金屬櫃子裏的一晝夜的工作表，他完成的工作時常是超過計劃的。」

「但是我知道過度的嚴厲從來是沒有害處的。我言備赫佳放出乳狀液的不正確。他立刻放下起重機。我從箱子裏抓出幾個作好的滾軸，用米突尺來量。沒有不合尺寸的。我回到他的機器跟前去的時候，赫佳還在繼續吸煙。」

「你看，赫佳，你終於要受到譏笑呀，」我說。「你只知道吸煙，但是穆霞在那兒想着別的呢。」

「她想什麼呢？」赫佳粗忽地說。

「他從嘴裏取下價值便宜的壞烟來，把它扔在地上用腳踵碾熄，拿符帶掃開。」

「你看。」

「你看。」赫佳說。

「他到了機器跟前，他開始非常敏捷非常迅速地從籃子裏把滾軸一個個地放入槽牀裏。」

「啊，你的法子夠多麼巧呀。」我說，我不由自己地贊賞着他的巧法子。

「我順着空隙走，在幾架機器旁邊停下，檢視那幾架機器。」

「對於別人，這種在深灰色上塗着紅色號碼和尺寸的一行一行喧吵着的這種新的，耐久的半自動機器，也許顯得很單調的。但是對於我，每架機器都是個十分好的符號。」

「這些機器在莫斯科著名的新工廠的放光的大廳裏時候我就認得它們，那時它們反映在鋪石的地板和磁磚牆裏。」

「那時候還完全是個小小的見習生，我心裏覺得十分幸運，我懷着高傲的愉快在寬大的樓梯和聲音嘈雜的廊子上，無數的工廠房間的跟牆一般大的格子窗戶旁邊急忙地走，我覺得這些窗戶好似水晶的。當然我覺得這兒比我實習的那個工廠大。對於我這是個龐大的新世界，我心裏很滿意地在這個新世界裏生活。每一瞬間我在這個新世界裏都發現十分新鮮誘人的瑣細的事物。每一瞬間都找到新的朋友。在這兒我漸漸由小姑娘變成大的女郎了，我很快地懂得尋求幸福了。」

「人們說我的性情爽快。這是真的。在那個優美的，不能遺忘的期間裏，我是個很活潑愉快好朋友的朋友的共產主義的青年團團員。我有成羣的朋友。說得真正確些，那時人人都是我的朋友。我都愛她們，她們也都愛我。」

「現在她們幾乎沒有一個在我跟前了。她們都回散了，東的東，西的西了。」

「是的，她們都東的東西的西了——而且有許多已經不在人世了，來到我們工廠的是些新人了！」

跟她們一時不易慣熟。但是依然慣熟了……

「我從機器旁邊走，在機器上工作的人們對於我已經很熟習了。我們好像老朋友似地互相問候。我預先知道誰要跟我說話和我要回答什麼。」

「例如沃羅尼茨卡雅這個上了年紀的肥胖的女人，人們都叫她金納姑母。她穿得乾淨煖和，圍着灰色毛圍巾，帶着好像司機人似的半聯指手套。她從前是個家庭主婦。在她的工作檯上蓋着清潔的報紙，還時常放着一個錫瓶，錫瓶裏插着花兒或綠枝。錫瓶旁邊擺着讀書架——讀書架上放着展開的書。」

「金納姑母在白天的休息時間裏總要讀書。她慈和潔淨的面孔上圓圓的鼻端架着精巧的眼鏡，她聚精會神地讀她的東西。」

「我們彼此問候，我對她說的話也就是別人對她常說的話。」

「啊，金納姑母，怎麼樣啊？在廚房的爐子旁邊好呢，還是在機器旁邊好呢？」

「在機器旁邊好；當然，在機器旁邊好。」他像通常對於由她身旁經過的一切的人一樣心不在焉地回答。

「這時她的嘴角呈現悲苦的皺紋，

「我知道她——這個肥胖的聰敏的女人，她是個外省的外科醫生的太太，是個賢良的母親和家庭主婦。她到上了年紀時候突然剩下她一個人了。她到工廠裏來工作，因為這對於國家是必要的。但是她從不這樣說。倘若有人問她，她就說：



「在家裏呆着沒有意思，所以我來了。我比別人做得壞麼？真的，一般地說，這兒沒有特別困苦。甚至這兒更可愛。」

「她不但做得非常快，而且時常超出規定的標準，她的工作特別做得準確合式。她的一切：她的溫暖的圍巾，她的半聯指手套，她插着杜松香枝的錫瓶和展開的謝爾格耶夫岑斯基的小說『塞瓦斯托波爾的秋收時節』引起我靈敏和深刻的尊敬感覺。」

「她一面把滾軸放進牀槽裏，一面注意地看着我，她說：

『你今天怎麼了，尼諾齊佳（彼特羅夫娜的名字叫尼娜，這兒是對尼娜的表示親愛的稱呼。）你改了樣子了。你不是病了罷？』

「我心裏確實如刀割一般。」

「沒有，沒有什麼，謝謝你。」

「我急忙走開，裝作我要去工作的樣子。我願儘速逃開，躲起來，剩下我一個人。但是這時有人叫我。那是我們的材料科長米里克——他是個聲音很高衣飾很髒生着又禿又長好像西瓜似的大腦袋同志。他不論夏天冬天，出門不戴帽子，但是穿有一件寬大的用方格毯子做的反領上衣，上衣裏邊的駝絨襯衣可以看見。他的寬闊的胸部上配着大的新『勞動英雄』獎章。」

「米里克總是特別地忙，總是被一羣喧噪不休的代辦和幫辦給包圍着。」

「他長着濃密的很黑的眉毛，他的眼睛好像軍事指揮官切地發着瘋狂的逼人的光亮

『孩子們，』他拉着我的手，興奮地說。「人必須有良心。我不只供應一個滾軸作坊。我擔負着

供應整個工廠的責任呢。比如說不久我們的乳劑就用光了。你知道在我們現在的情況之下乳劑是種什麼東西麼？這簡直是金子。是罕物！但是你看你的脚就在乳劑裏站着。我明白地告訴你，「他突然氣憤憤地大聲說：『到了四月十五日你向我連一公升額外的乳劑都不能飲到了！那時你隨便到那兒去想辦法罷。但是，不！你去找黨部去。是不是！』」

「然後他突然安靜下來，親切地注視着我的臉。」

「啊，你怎麼了，尼諾齊佳？你彷彿心裏有什麼事的樣子？」他換下完，不同的另外一種聲音，微笑着，露出了銜色的牙齒，他沒有等待我回答便急忙走出了作坊，他的四周是代辦和幫辦。

「又剩下一個人了。絕望的情緒一直威脅我，一種新的可怕的力量抓住了我。這種精神上的空虛<sup>虛</sup>和非人的痛苦甚至現在回憶起來都是可怕的。」

彼特羅夫娜不說話了，她目不轉睛地看着慢慢在地平線上升起，然後滅了的紅色的火箭。我軍據守的山隘的東山頂上爆發了猛烈的火焰。然後開始了砲。然後砲彈擊我們頭上飛過。過了一會他彈的吵聲漸漸沉靜下來，遠遠的西南的火焰也微弱了。然後爆炸的聲音傳到我們跟前。這大概是迴聲。接着又是長時間的沉寂。

「這是什麼？」彼特羅夫娜問。

「大概是試射。」我說。

「她又開始用她的說故事的聲調講述她內心的情感，彷彿向第三者——不是向我——證實她的經歷：

「我實在告訴你，剩下我一個人我覺得可怕。彷彿我的生活已經結束，活着沒有意味了。我簡直自己害怕。現在我真的看到我已經離火的不幸很近了。」

「我的另一種生活——回憶的生活——拯救了我。在這種生活裏的是他——我的活潑，可愛而愛我的安得烈。這種生活無時無刻不斷地流貫我的意識的深處。有一天這種生活的幻像突然開始明朗起來。我不知不覺地誇人這種生活裏——幻像出現了。有時候偶然有關的一個字，一個聲音或一種氣味都能立刻在我的想像裏產生過去某段幸福生活的一幅圖畫。」

「一起初我的回憶是在零亂的狀態中，很難長時間停止在或重覆一件事物。但是突然我間回憶起——甚至不是回憶起，而是有一天非常清楚地看到感覺到一切的詳細經過——午飯後炎熱的莫斯科的夏日。你知道那是六月裏特別熱的日子之一——那時候人們的鞋後跟踩進地灘青馬路，電車的玻璃窗和汽車及自行車的電鍍部份在到處疾馳時候一閃一亮地反映着陽光。」

「這天我到悶熱嘈雜的莫斯科國民經濟委員會貿易科的百貨商店買了一個纖維製的旅行包。」

## 六

「這是在戰爭開始前兩年的時候，說得更確實點，是在我認識安得烈之前的幾天。那年夏季，我同我的朋友杜霞——她也是個女學生——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買了克米米亞一個休憩宮的許可證。想起來我們真是慌張得可笑。我是第一次離開莫斯科這麼遠。雖然我認為自己是能夠獨立的，但是我覺得這次旅行終究是很大胆甚至是很鹵莽的事情。我動身時候猶疑不決。但是杜霞說服了我。杜霞

是個堅定果決的女子，而且人們說，我也在認爲她已有了大姑娘的性情了；她已經二十二歲。她已經有了一個男朋友。我才將滿十九歲，我還沒有愛過任何一個男子。

「於是我們出發了」。

「我知道我是多麼擔心丟了火車票。我知道是何等地盼望杜霞來，我坐在狹窄的庫爾斯克車站的過道裏，笨重的雕刻的椅子把過道和食堂隔開。我坐在我的繡雜製的旅行包上，旅行包裏放着我唯一的值錢的物件：我的唯一的出門穿的波伊爾薄布大衣。我熱得心裏起急，我一個人害怕，最後我在人羣裏看見杜霞時候，我喜歡得哭出來了。我們興奮地走下磚製的隧道在泥濘的路上跑，雖然離開車還有二十分鐘，也恐怕晚了。」

「我們找到了座位，我把我的很輕的旅行包急忙放到架子上之後，我出來到了車門外的小平台上。我不想下去，我脊背靠着車廂，我覺得兩邊兒的熱氣和火一樣。」

「坐火車的人們都是興高采烈亂七八糟的。你知道戰前的夏天列車向南開行的，車站上是何等熱鬧麼？」

「我們坐的塞瓦斯托波爾快車裏的乘客盡是到避暑勝地去休憩的人，乘客大部份是青年，就像我和杜霞似的——學生或從事勞動的人。送行的人似乎很多。他們喧噪得最厲害。他們攀伏車窗。因爲車僮不許他們進車廂裏去。那時他們彼此扶着打算從窗子鑽進車廂裏。穿着草鞋的脚在空中亂舞。有個滑稽家因爲過度惜別想擁抱他的女朋友，她躲避，她伸出臂腕想不叫他穿着草鞋的脚弄髒她的新衣服。但是把她戴的花兒碰掉了。而且花兒立刻被踩在腳底下。」

「杜霞結識的那個男子來給她送行。我第一次看見他，我很驚訝。我以為他是個有了妻子的老頭的大叔，其實他全然是個年青小伙子，他穿着藍膠皮運動鞋和足球隊員的淡紫色夾克。他急步衝到他的杜霞跟前從後邊抓住她的腋窩，把她扭轉過身子，貼着他。他們倆一前一後地立刻在車門外邊的平台上走：她在前，他在後，他一會兒從她的右肩看看她的臉，一會兒從左肩看看她的臉。他們攀談。他——發愁的樣子。她氣忿忿的樣子。人們也許以為他們在吵架。但是我知道他們談的是關於他們個人居住的房子的事——工廠經理部早已許給他們一處房子，他們渴望最後一起在這處房子裏定居下來，並且建立一個家庭。」

「我一個人站着。沒有人送我。我甚至覺得有點兒不大自然，但是我一點兒也不覺得慌。我反而感覺到那種特別的熱情，整個精神力量的高潮，沒有理由的抓住你的心靈的甚而有點兒可怕那種喜悅，那種無名的喜悅完全確切地預示着初戀來近了。我還沒有個「他」，但是愛情的空氣已經包圍了我，而且我呼吸了愛情的空氣。這是種非常的情境，這種情境一生裏只有一次。」

「我突然看見了我的父親。他順着列車走，從車窗裏看。他找着了。這是想不到的。我喜歡得直嚷。他擁抱我：他注視我的眼睛，他撫摩我的兩頰。他的手發出我熟習的鐵的氣味。我感覺到他的五個粗大的手指。他的被機器削斷的中指短了半截。父親高興地看着我。他的眼睛睜縫着，而且有點兒特別亮，我立刻明白他有點兒喝醉了。」

「怎麼，姑娘？你到避暑地去麼？是的，你這個伶俐的姑娘；你真是個伶俐的姑娘。」他很感動地說，「避暑地是不可缺少的東西，是國家的東西。避暑地對於一切人都是需要的。但是對於學生特別需要。」

「這時他向四外看，他彷彿邀請所有的人們分享他的女兒既是女學生又到避暑地去的這種驕矜。他顯然還完全把我當作一個小姑娘，於是他的開始給我各種教訓，他向我再三叮嚀。不知道以爲什麼他特別叮嚀我在避暑地不要前着頭出去，必須用手帕置頭免得太陽晒。我立刻說我在避暑地戴上鄉下手帕，我哈哈大笑起來。擦了擦他的嘴和濃密的鬍子。他跟我接吻。

『你帶着錢了麼？』他嚴肅地問。

『帶着呢？』

『帶了多少？』

『一百二十盧布。』

『他想了想，他說：

『太少。我再給你五十盧布，一共是一百七十盧布。這才夠呢。』

「他把幾張捲着潮熱的紙幣塞進我的手裏，這顯然是他早就準備好了的。我立刻明白了這是發工錢時候父親剩下節省出來的貼身的錢」。每星期父親用這個錢可以跟他的朋友暢飲幾次啤酒。我不願剝奪他這種樂趣，所以我說不要他的錢。

『不？』他嚴肅地說，他舉起他那個被機器削斷的手指。『這次你得拿上。在避暑地不要糟蹋錢。買水果吃。水果對於腦力勞動是有補助的。』

「他可懷着虛榮的心情向四外看了看。

「打鐘了。我急忙擁抱父親的脖子，跑回車廂裏。杜霞跟在我後邊跑了進來。火車開始走動了。

父親順着列車走。向我揮擺他的土耳其式帽子。他的亮晶晶的眼睛含着淚，他大聲地說：

「倘若有什麼事，來電報呀！」

## 七

「已經下午七點了。但是太陽還很高。在擁擠的火熱的車廂裏簡直出不上氣來。把窗戶打開。似乎更壞。塵土開始飛騰上來。莫斯科郊外的別墅，灰色的松樹，涼亭，排球網子，「美食飯店」，遊人散步涼台在塵土的濃雲裏疾速地飛奔過去。

「我們必須在車裏呆兩夜一天。第一夜我幾乎沒有睡覺。我們車廂裏架子不夠。我不得不躺在木頭上，枕着我的大衣。杜霞已經入睡了，我不能入睡。空氣似乎比白天更乾燥更熱。我渾身是汗。腳上穿着鞋也難受得厲害，我覺得有點兒害羞地把鞋脫了。半夜裏我好幾次到洗手盆那兒去喝水。但是那兒龍頭裏的冷水也幾乎成了熱水了；那種水一點兒也不解渴；反而越喝越想喝。

「爲了想法子消磨時間，我在夜間一點半時候走進燈光微弱的平台裏，坐在不舒適的和制動輪平行的旋轉椅上。有些黑色的巨塊從窗外飛奔過去。這也許是樹，也許是雲，也許是房子。有一次我看見夜裏的白色的河水。下絃月懸在河上的天空。遠處有許多火光。火光越來越近。原來是一片電燈。火花在黑暗中噴射，火焰在猛烈地燃着，這是工廠。大概那兒正在鍊鐵。

「這一切都隨着破壞的火車頭的煙如飛地往後邊跑去——往後邊跑去。突然間一種說不上來的孤單的感覺抓住了我。

「我真愚蠢，那時候我還不明白現在這種孤單呢！」

「我想就在這一瞬間之內能夠迅速回到莫斯科的家裏。但是這一陣憂鬱並未延續很長的時間。太陽出來了。周圍的一切都是愉快的。車廂的凸紋壁變成了紅色。乘客醒了。不久我們就和鄰座的乘客都熟識了。穿着化裝舞踏衣服的人出現了。他們拿着繫着藍帶子的六絃琴。吃飯了。不可理解的很快活的火車上的白晝開始了。

「氣清爽了。我們真走運。這兒剛有過暴風雨。火車駛入暴雨地帶。人們立刻把窗戶打開。混雜着濕潤的田野氣味的清新空氣在車廂裏流着。這是在奧勒爾附近。

「你想想，那時候的暴風也許就是從我們今天一同走過的田野吹去的——彼特羅夫娜說，她打了一個寒噤。

行旅已經是特別輕易和愉快的事了。——彼特羅夫娜很快地接續着說，彷彿她要把擾害她的回憶的一切思想推開——森林沒有了。哈爾科夫附近是一些無際的穀田，到處有被暴風雨摧倒的穀禾。我第一次看見小小的櫻桃樹包圍的烏克蘭農舍，我很愛在暴雨中變成青色的烏克蘭農舍的又大又重的石頭屋頂和刷白的牆壁。

「有幾架拖引機在停着。拖引機尖銳的齒輪裏很黑的，差不多是藍色的泥包着。去年的乾草堆下部一邊是乾燥的灰色的，一邊是暴風雨給造成潮濕的淡黃色的；裝着石油鐵筒的箱子上坐着烏克蘭人。輕烟在雲中飄擺……。

「那時我怎能想到兩年之後德國人就來到這兒殺劫擄，把這個曾經給我帶來一切青春的生氣，一切美麗與富裕的幸福和平的區域變成了一片灰燼呢？我怎能想到我們的國家不久就遇到這樣全民



的災難和無比的欺辱呢？是的，我沒有想到，我的靈魂太純潔太樸實了，我懷抱了太多的愛。我太相信了善與正義，我太渴望幸福而向着幸福急忙地跑去！

「傍晚時分，火車停在西涅爾尼科沃車站。雨已經下過去了，我同杜霞出來在月台上散步。太陽從微弱的雨後雲層下邊射出十分刺眼的陽光，大水塘裏已經反映出一塊塊的青天。杜霞把她車上一路熱心寫好的潑張明信片投進郵筒。然後我們去看我從未見過的掛在我們這列車上的神祕的國際火車。」

「這個又長又重的車廂上邊釘着銅牌子，牌子上邊印着字和數字。車廂傍邊站着幾個人，他們戴着帽子，穿着白色和黑色的塗油的橡皮雨衣，裏面穿着運動衣。」

「這是國際旅行社的人。」杜霞伏在耳朵上告訴我。她對於社會上的事物什麼都知道。

「我們獨自在國際火車旁邊走。我聽見有人說德國話。我覺得寒冷而不是像我們似的藍色着眼睛在跟着我們，那種眼睛暴露着惡劣的輕慢的好奇。我心裏不安，我緊貼着杜霞，我們轉身回來急忙地走。我們從軟床車走過時候，一種高興的青年的聲音突然朝着我們喊叫：

「啊，小姐們，站一站。你們這麼慌慌張張地往那兒走呢？」

「我們覺得奇怪，我們站住了，一個長着黑眼睛，獅子鼻，頭上戴着壓髮網的年青而頑皮的面孔從一個車窗探出來看我們，他顯然剛才刮了臉，因為他的淺黑的脖子上還圍着一塊潔淨的小方格手帕，臉上還有頰粉印子。他把他的好像女郎似的明媚的眼睛從我移到杜霞身上，又從杜霞移到我身上，當然他在比較我們兩個人，他在判斷我們兩個人那一個好，最後他高興而驚愕地打着口嘯高聲

她說：

「都好。這樣的女郎，這樣好的女郎！」

「我們沉默着，那時候他問：」

「請原諒我打攪你們，你們知道這是什麼車站麼？」

「齊比亞托克（意爲沸水）車站。」杜霞打斷他的話，她是連一句話也存不住的。

「這不是開玩笑麼？」他有點兒悲哀地說。「怎麼？你不識字麼？你看，那邊寫着『西涅里尼科沃呢。』」

「對不起，我把眼鏡忘在家裏了，你們是這兒的人麼？是西涅里尼科沃人麼？」我們覺得這有點兒侮辱。

「像你一樣，我們是這兒的人，」杜霞說。

「真的麼？」

「我們不過是坐在一個列車裏走。」

「那麼你們爲什麼不痛快呢？這個不痛快真是想不到的，請原諒我的率直，你們坐在那輛車裏呢？」

「你幹麼要知道呢？」

「我想去拜訪你們。」

「我們在車裏不見客。」

「真的，你們到底在那輛車裏？」

「在鐵車廂裏，在車輪子上頭。」

「我一樣去找你們。」

「但是你找不着。」

「那我還是要去看你們。」

「那你就看罷。」

「你們到底上那兒去呢？」

「到你去的那個地方。」

「到克里米亞麼？」

「到月亮上去。」

「到休憩宮去麼？」

「這對於你沒有什麼興趣。」

「就算沒有興趣。但是你們到什麼地方呢？」

「你不必這樣好奇罷。」

「我不好奇，但是我好打聽，到什麼地方去？」

「你猜罷。」

「到羅爾達麼？」

「羅爾遜有什麼好玩呢？」

「到阿魯普加麼？」

「我們還頭一次聽到這個名字。」

「那麼是到利萬吉亞去嚟。一定是到利萬吉亞嚟。在那兒玩玩賭博。是不是呢？」

「你去玩罷。」

「那麼到底往什麼地方去呢？」

「你猜罷。」

「我注意到他雖然跟杜霞攀談，但是總看着我，而且似乎完全面向我一個人，我清楚他喜歡我甚於喜歡杜霞。對於這種事甚至最年輕小的姑娘都不會弄錯的。說實在的話，在那時候，在那種美麗的不能重覆的時候，我確實是很漂亮很惹人注目的。我快樂極了。我願意而且不由己地談點兒機智有趣的事物。我準備談「在里約熱內盧」，那時我突然發現還有一個男子也從那個車窗看我。我的眼睛和他的已經不很年青的圍着細小皺紋的溫善的藍眼睛遇到一起。淡黃色的頭髮向後梳着，中間稍微分開。兩邊垂到他的好看寬闊的顴角。直桿烟斗從他堅強的大嘴裏突出來。他把烟斗從嘴裏拿出來，用伏爾加河流域的口音說：

「希望可來了，別佳（比得的愛稱），不要錯過機會呀。有了機會你的魔力能不能成功在這樣的女郎身上就要證明了。小姐，給證明，證明罷？」他一直朝着我說。

「我突然覺得有點兒說不上來的驚懼。我臉紅了，我拉住杜霞的手。」

「杜霞，我們走罷。」

「我們撩起裙子，互相攙着跑開了。水濕的月台照出我們的脛部。那個名叫別佳的人在後邊追我們，嘴裏在嚷叫什麼，但是我們沒有轉身。」

「到了下一站，別佳顯然在尋找我們，他幾次焦急地從我們的車窗下邊走過。他頭上已經沒有了壓髮網，他穿着漂亮的藍呢子衣服，夾克上邊配戴着紅星勳章——大概是參加西班牙反法西斯的內戰有功而獲得的。我們緊靠窗凹凸紋車壁，縮下頭，爲的是不讓他從車窗外邊看見我們，我們彼此攙着脖子，靜靜地哭。」

「這個小小的意外事件使我們的心情越發愉快。夜間我睡得很好，我也滿不在乎地把鞋脫掉。在睡眠中我什麼也沒有看見，但是我始終感覺到我的生活裏發生了什麼很重要很幸福的事情，然而是什麼呢？雖然十分顯著，但是我還不明白。」

## 八

「我醒得很晚，但是我剛一醒來，自然界裏發生的變化就使我驚異起來。炎熱的帶點兒乾燥的令人暢快的空氣流入車窗裏，一行行高大的白楊好像把子一樣長在遼遠的豁谷裏。在好像展覽會的，有彎曲的葡萄樹的小車站的站台上，站着穿白毛襪子和莫斯科皮鞋的時髦的韃靼女子。」

「我看見一個地方有回教徒的清真寺，另個地方有長列的二輪馬車載着淡黃色的香瓜。」

「巴赫齊薩萊」這圖有魔力的字使我由不得自己底裏發出狂喜來。」

「鐵路有時突然進入硬開出來的山崖裏。長着草原野花的岩石累累的斜坡簡直是挨着車窗。那時候縮窄的一條彎地斜坡上顯得特別青藍。」

「突然間，我有生第一次切實感覺到我們的祖國是何等地巨大。當然我從前已經知道這個，然而那是抽象的。現在我在千真萬確的運動的力量和廣闊之中感覺到這個。我看到了俄國，我看到了烏克蘭，現在我在克里克亞半島上走，我看着新的天空——這個一天半之中的第三種天空。不久我就要看到黑海。但是往北走，可以看到蘇吉地帶，終年不化的冰，北極光，鹿。往東走可以看到伏爾加河，然後再往東，那一帶有駱駝在沙漠裏行走，棉花植在盆地裏。越過烏拉爾，再走，再走，到了西伯利亞森林地帶，然後在貝加爾湖畔小住。這一切——只要走起來，到那兒都是幾千公里——這就是我的祖國，年青奮發幸福的祖國。」

「突然黑了起來，火車進了隧道。一會兒又見了太陽。但是時間不久，火車進了第二個隧道。然後進了第三個。幾次強烈的陽光和隧道裏悶人的黑暗互相交替。但是突然間這種一陣陣令人煩困的片刻完全中斷了，火車出了最後的一條隧道。我跑到右邊車窗跟前，我呼喊，我看見我面前的塞瓦斯托波爾灣，灣裏充滿了綠色，在高高的滿蓋塵土的玫瑰色的海岸裏顯得特別鮮明。」

「灣裏停着幾艘生了鏽的舊的輪船，但是在遠處，在大海的入口處却有戰鬥艦冒着烟。」

「十分鐘之後，我們已經和馬車主人在拚命動交涉了，我們叫他把我們送到我們的休憩宮聖喬治教堂。」

「喂，聖喬治教堂。我得記下來。」愉快的聲音在我們後邊這樣說。

「當然這就是昨天那個愉快的別佳。他手裏拿着橡皮雨衣，肩膀中背着「水壺，」從我們傍邊走向被塵土遮白的敞棚大汽車去了。」

「我一定去看你們。請等着。」

「倘若你無事可做，就請來罷。」杜霞傲然地說。

「裝滿了人和箱子的汽車開動了。車裏有幾個穿着民間航空員制服的人。我在火車上看見啣着煙斗的那個人就是其中的一個，他用無力的探詢的微笑釘視我。汽車拐灣時候完全被石灰質的塵雲遮蓋了。燃燒的快樂的焦急抓住了我。」

「我同杜霞背靠背坐在馬車上，車走着……」

「這是很平坦的多塵的草原，遠遠地延伸到深色的，十分清晰的海岸線。但是在海岸線上赫爾松涅斯燈塔放射着白光。」

「石灰質的小貝殼在車輪下邊發出破碎的聲音。我們坐在車裏在這種草原上走覺得疲倦和麻煩。」

「一切彷彿都跟我在莫斯科所想像的不同。這兒沒有像杜霞之人便說的齊巴里斯松柏和大理石獅子。不過這些東西確實都有，但是不在這兒；却在別的地方，在許可證價錢貴許多的地方。據說通常我們不到那兒去。當然這兒也是克里米亞，然而不是那兒。但是這兒也是壯麗的。我從未見過這樣的景物。」

「荒寂的草原忽然間陷下去。我的視線射入空虛裏。海突然從正在我的脚下的一百五十英尺的高地出現了，我在上邊不能看清廣闊的水面上似動不着的細小的波紋。海好像清滯之後洒上了細沙的

沙漠裏的鋪石的庭院，奇異的清涼的徐風從海面吹來，吹動我的衣服，把我的衣服吹動到一邊去。

## 九

「休憩宮設在從前一個寺院的旅館裏。這是個綠房頂的長大的白色建築物。我們住在第二層的白粉刷過小屋子裏。牆壁很厚。窗戶和陽台向着海。陽台下面長着古老碩大的希臘胡桃樹。這個休憩宮是寒酸的，不大出名，差不多沒有人來過這兒。在這兒休憩的只十五個人。」

「我們從倉庫領到了寢具，我們親自用草原的草裝褥子和枕頭，野草裏有許多晒乾的延命菊。然後我們脫下裙子，我們花了一倍的錢支付洗淨我們被太陽晒黃的襯衫的費用。屋子裏立刻有了好似浴室裏擦身帶的蒸熱的氣味。」

「兩個星期很單調地過去了，但是還不覺得怎樣厭煩。在這兩個星期裏只有一件意外事情，就是在第一天我到海邊去洗澡，我沒有留神，我被太陽晒壞了。我的肩頭和脊背都成了深紅色，我在床上躺了幾天，我的體溫昇得很高，晒壞的皮膚非常疼，粗糙的被單更增加我的痛苦。延命菊幹穿透了褥子。我呻吟，我不知道怎樣輪着才好。杜霞給我塗瓦斯林油和胡桃油。」

「夜間我熱得直喘，我說夢話。我周圍的一切似乎都是熱的，好像在蒸籠裏一樣。甚至非常清明的月光都似乎是熱的，令人厭倦，同時有種狂熱的愛情之類的東西時時刻刻使我的心靈痛苦，沉重地壓着我的想像。我已經陷入愛海裏，但是那時候倘若有人告訴我這個，我不但不相信而且甚至不明瞭他的任何意思。」



「不久我復元了。杜霞把我晒壞的脊背上的好像香煙紙似的乾燥的薄皮剝去。新的嫩紅的皮膚發癢，但是甚至這樣都是愉快的。現在的病留下的東西只是兩肩之間的輕癢和某種失掉自由的模糊的感覺及期待的焦灼。」

「我又開始洗海水浴了。」

「我們動身回家以前的幾天，早晨我同杜霞到海邊去。那兒有我們選定的地方，我們在那兒的石頭後邊脫衣服。通常我們先下到石礫上沿着——膝深水的海岸走，然後跳進海裏，泳向離海岸一百公尺的岩石小島。我們在莫斯科河「電動子」游泳池游泳很不好，但是在這兒的鹹水裏游泳得十分好，這兒的鹹水奇異地把我支撐着。我們不改換游泳姿式一直泳到島跟前，我們攀上島去，尖峭多孔的石頭刺破我的膝蓋。島上有個小小的廣場，但是廣場上只有祭壇或日谷的石基。我們時常孤單寂靜地躺在晒熱的石頭上，一會兒把背部向着太陽，一會兒把胸部向着太陽，一直晒到我們的頭髮和游泳衣都乾了的時候。」

「這是無比的滿足和享樂。我們躺着，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談，眩目的光輝從兩方面——上邊的天和下邊的水——刺着我們的眼睛，我們睜着眼睛。我們躺着，在昏昏思睡中傾聽細小的波浪發出的玻璃衝擊似的聲音，有時我覺得我的睫毛之間存在着最小的鹽粒。我用我的眼角一會兒看着懸崖絕壁下邊的海和混濁的費奧連特海角，一會兒看着淡藍色的地平線，地平線懸着遠遠模糊的輪船的長縷輕烟。」

「我突然聽見水上急走的椰子似的聲音。這聲音顯然是向着我們這個島來的。在我還沒有弄明

這是汽艇——這個裝置輕便引擎的汽艇——之前，我的心就跳起來了，我心裏說：那就是他。

『啊，在這兒哪！』坐在小艇裏的三個人之中的一個人大聲地說。

「小艇急速轉彎了方向，一直朝着我們這兒駛來。我們的眼睛還沒有看清汽艇是怎樣到了海角的時候，別作已經敏捷地攀登到了島上。他穿着陽光晒退了色的粗呢連褲衫，胸部繫着帶子，頭上罩着髮網。他後邊跟着他的老朋友在岩石上出現了。他的老朋友也穿着你憩用的連褲衫，但是頭上包着一塊濕的手帕，把四角繫在一起。

他黑了，瘦了，年青了。他注視着我，仍然帶着先前的那種無力的探詢的微笑。他這種微笑說出了更鮮明的話句！就是他無味不在想着我和耐不住的跟我見面的渴望。我也隱飾我的高興，我也用跟他完全一樣的微笑回答他。」

彼特羅夫不說下去了。

「後來怎麼樣呢？天呀，後來是多麼愉快的頃刻呀！——她說，她面迎天，把兩手放在頭下邊。她注視着天空，稍微眯縫着眼，彷彿她在看着她們流說的一切。

「後來我們都笑了，我們彼此握手，我們深深感覺到在休憩地的那種親密。我們見了面好像舊日的熟人一樣。他們彷彿是從休養院裏跑來，他們在那兒覺得無聊。他們緊跟着我們，叫我們坐在小汽艇裏跟他們一起玩。他們在西美茲向漁家租了汽艇，但引擎是屬於一個第三名叫雅沙的，雅沙還坐在汽艇裏，用他的古怪的機器開動汽艇。

一計劃是這樣的：坐上小汽艇到巴拉克拉瓦灣，在巴拉克拉瓦城散步，看看殘存的熱內亞古塔，

洗澡，晚上回到聖喬治教堂裏的住處。對於這個計劃我立刻很高興地同意了。杜霞却拒絕。

「你怎麼啦，這怎麼能行呢？」她吃驚地說，她眼睛向上看看，在綠色中越顯得鮮明的我們的休憩宮的綠色房頂。「這是不行的。將來碰在一起再說罷。」

「將來是什麼時候呢，你們不是過兩天就走了麼，」安得烈說，他用懇求的眼光注視着我。他對杜霞說：「請你許可你的朋友走罷。」

「我想設法影響她。」

「不，不，」杜霞說。「絕對不。他們隨便把我們帶到什麼地方，就許隨便讓我們淹死了。這個好而無用的司機也許把我們擱淺，動也不能動了。」

「我担保能走！」別佳大聲地說，他握着杜霞的手往小艇裏拉她。

「放開我，我絕不去。」

「那麼許可你的朋友去罷。」安得烈繼續喃喃地說。

「她去，你放心罷。」我對安得烈小聲說。「她就這樣。她故意耍玩皮呢。」

「我知道杜霞爲什麼拒絕。她想到倘若我們跟着他們去玩我們要誤過已經付了錢的早飯和午飯。她非常願意來去玩。她這時却堅定拒絕。然而別佳終於把她拉到船裏。我們開到岸上去拿我們的衣服。杜霞在這兒打算盡力從船裏跳出去。但是別佳緊緊握住她的手。安得烈從船舷跳到水裏跑到岸上把我們的衣服取來，他把我們的衣服放在頭上頂着。」

「雅沙，開船呀！」別佳用盡了氣力大聲地喊叫，彷彿這件事情關係着他的生命似的。「把好了

「走啊！」

「小汽艇砰砰作響，汽油發出令人討厭的惡臭，一會兒走到海上。波浪敲打着汽艇。

「啊呀，你們隨便在什麼地方把我們翻在海裏罷。」杜霞已不十分生氣了。「放開我的手。無論如何你得讓我把衣服穿上罷，你能老叫我穿着游泳的背心短褲麼？」

「這時山上開始敲打鐵軌。這是吃早飯的信號。杜霞差一點兒突出來。

「你看，」她毫不掩飾她的煩惱，她說：「早飯，我們誤了，午飯，也要誤了，什麼都要誤了！你們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什麼了不起的早餐呢？」別佳說。「恐怕是白水煮小麥粥罷，而且恐怕只是白水煮小麥粥。」

「是不是白水煮小麥粥倒沒有關係。可是我們已經化過錢了。」

「沒關係。到了巴拉克拉瓦城我們請你們吃比目魚。」安得烈說，他急得直撮撮手。

「我不曉得你們的比目魚。」杜霞嘟囔着：

「那麼你若願意回去也可以回去。」別佳詭詐地說。

「回去有什麼用呢，」杜霞說。「反正是悞了。」她突然眼睛閃着興奮的光芒，鹵莽地大聲叫起來：「走罷，就這麼走罷！」

「我們又都毫無重要理由地大笑起來。」

## 十

「我們到巴拉克拉瓦的突然的旅行得到非常好的收穫。」

「一開始我們之間就建立起對於一羣友伴，特別是對於一羣新的友伴十分重要的，很健全很光明的關係。」

「別佳不久就明白他追我是沒有收穫的。於是他把他的注意轉移到杜霞身上，而且一開口就跟他開始了極端激烈的愛戀的持鬥，一會用談諧的話，一會兒用諷刺的話，一會兒用恭維的話，一會兒用抒情詩不斷地進攻她。她是個貧苦的農人，他沒有想到杜霞在愛着另外一個人，而且永遠要忠於那個人。但是杜霞詭巧得很，她不提她在莫斯科有一個男朋友」和她如何發狂地愛這「男朋友」。她抵抗別佳的一切進攻，但是她的抵抗十分謹慎，爲的是不惹惱一個「情而機敏的旅伴」。杜霞知道我明白這個。因爲有時我看她她看我，我們大笑起來，固然在第三者眼裏，我們好像傻丫頭一樣毫無大笑的理由。」

「安得烈同我並排躺在船頭上。當他的碩大堅實的肩膀接觸到我的肩膀時候，我感到他的一切的愛情和優美。我們把頭向前探，往下看渾濁的急流的綠水。」

「我們一起有五個人。對於雅沙，人們有個玩笑的稱呼——『技術殉道者。』或『車夫』，他總是聚精會神地注意着他的噴嚏的奇異的引擎。倘若引擎上的氣管有點兒不通了，那就什麼都不能辦了，『那才見鬼呢。』」

我的心一分鐘比一分鐘燃燒得熱，好似廣漠的海風的在吹動它一樣。

「在巴拉克拉瓦城，我們在一個漁人的院子裏吃了一頓很好的午飯。真的，沒有他們稱道的比自

魚，但是一個長着很黑的濃密的頭髮，微黑的臉上上浮着仁和的微笑的中年希臘女子把一個大的土耳其式的燒鍋拿到我們跟前，鍋裏鮮紅的小魚在尾鱗上一束束地細着，每束五個。它們差不多任阿列布油裏炸焦了，到了嘴裏好似餅乾似地那麼容易碎；簡直能夠連骨頭一起吃下去。我不顧熱油的燈油味道，我盡量吃了很多。後來是希臘作法的釀茄子（茄子裏邊包肉），阿列布果和平乳酪。我和杜霞試着嚐嚐阿列布果，但是我們立刻睡了出來，惹起男子們藐視的笑來。其餘的我們都愛吃，而且我們的胃子裝得十分滿了。

「這不是給你小麥碎粥吃罷」，別佳提示杜霞，他彷彿要突然抱別佳，但是人們立刻拍起手來，他很受辱地退後了。

「他看我，長嘆一口氣，他說：

「啊，尼諾齊佳，尼諾齊佳，你不看我。」

「唉呀，沒有，別佳。」

「我們喝酒。別佳，安得然，和雅沙十分滿意地喝着從冷地窖裏用家作的瓦罐盛來的渾濁的白酒。我和杜霞都不愛這個酒。但這個酒是酸的。男子們又輕藐地看我們。於是未給我們叫了紅葡萄酒，我們用小燈盞喝，我們熱得疲倦。

「太陽還很高。短短的紫丁香花影疏稀地落在小院子裏的沙土上。黃蜂在裝着葡萄酒的黑瓶子上飛。栽着夾竹桃的綠色的桶子裏發出一縷縷的清香，夾竹桃的周圍散漫地長着小玫瑰花。院子裏放着脫了硃紅色銹皮的鐵鏟和幾個大的乾燥的漁網制動器。」

「但是我的心燃燒得熱極了」。

「我們吃過午飯之後就攀登險峻的山巒去看殘存的熱內亞古塔。一會兒安得烈往我身上靠，於我胳膊挨着他；一會兒我往安得烈身上靠，把我的胳膊遞給他，然後很吃力地拉回來。海風在廣闊的古塔的砲台吹嘯。我攀登到塔上，到了極頂，我喜歡得舞擺，好像一面旗子似的，巴拉克拉瓦灣好像畫在畫片上的一樣完全呈現在我的眼睛下邊。在海灣中間候着張滿船帆的一艘古艦。這艘古艦看着彷彿很小。藝術影片「格蘭特上尉的子女」便是在這兒攝製的。

「五艘魚雷艇——兩艘，又是兩艘，還有稍稍靠後的一艘，從我們附近地方飛速駛過，彷彿急忙出去獵擊敵船似的，它們後邊留下一串泡沫。

「這一切瑣碎的事物——和地平線上艦隊的煙——突然結合成一種幸福的感覺和爲這種幸福應負起的責任。

「晚上我們在月光下邊回到住處時候已經很遲了。安得烈和我分別的時候，他把我的一隻手握在他的兩個大手裏，搖擺着我的手，彷彿他不願意和這隻手分離，最後他非常輕柔而且憂悒地說：

「什麼時候還能這樣呢，尼諾齊佳？」

「我不知道。」我儘在他耳朵上小聲說。

「我同杜霞上了樓，我們看見我們汽艇的小的側影，這艘汽艇往回開走，它在寬闊的金色的月光裏穿行着。

「懸崖上的艾金是銀白的。古老的教堂的鐘樓在淡白月色裏清清楚楚的放光，但是在右面的下

邊，高茂的雜草裏清清楚楚露着白色的石頭——據說那是月娘娘廟的廢墟。遠處的懸崖上邊站着哨兵的黑影。那兒某個地方有掩蔽着的海岸砲。在太平時候沒有這種砲，這彷彿是完全不可瞭解的。

「但是一般地說，這都是奇幻的。」

我們沒有立刻睡覺，却在懸崖的長凳子上同一大羣避苦的人坐了很久，我們合唱一切適於在這兒唱的歌子。杜霞心裏有點兒不痛快，她發燥。我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們坐着小汽艇回來時候，她許可別佳輕輕地擁抱她，現在良心在責備她。

我們回到聖喬治教堂時候，我立刻上床就寢，但是杜霞拿出來臘燭——她的手提包裏總是有臘燭頭的——把臘燭點着，迅速地給她的「唯一的男子」寫了一封長信，她寫了很長的工夫，她不時停住筆嘆氣。

「我們動身回家之前我還和安得烈見了幾次面。他有兩三次來聖喬治教堂看我們，有一次沒回別佳來。我們同他出去到草原上散步，或者坐在陽台上玩賞海和好像帆船似地從綠色的水裏突出的岩石。經過這幾次見面之後，我越發瞭解安得烈，他也越發喜歡我。我全部的心靈感覺到他的正直，誠實和爽快的性格，他的內在的力量；他的堅毅，他跟我要好的熱切。這是很難說明，但是我知道這是什麼——這確實是什麼。在這種場合裏我們女子是很少錯誤的。我愛安得烈，而且這種愛完全抓住了我。她（愛情）抬高了我的靈魂，她把幸福和高傲裝滿了我的靈魂。但是關於我們的愛情我們從來沒有談過。愛情是在不言中能被瞭解的東西。」

「過了幾天我們走了。我們雖然沒有跟安得烈約定，但是我知道我們在動身之前一準能碰見他。」



然而他沒有來。

「火車是在半夜開的。我們到了塞瓦斯托波爾時候已經早晨九點了。我在火車站上看見的從有蓬車下來的第一個男子，就是安得烈。我一點兒也不驚異，只是我的兩手發冷。我看見杜霞也不驚異。一切都是正常的。熱的血流到我的脖子，往上流到我的兩頰，我的耳朵，烘着我的嗓子。我連一個字都說不出來——我的嗓子被窒息着。甚至眼睛都合着淚了。現在我才知道那時我是在多麼可怕的緊張的狀態中生活着，這甚至我自己都不明白。

「但是他站在我的面前，仍舊用他的溫善誠懇的目光作着祈求的表情，彷彿在說：什麼時候還能這樣呢，尼諾齊佳？」

「安得烈幫助我們把東西存在行李室裏。他向我們提議在跟我們分別之前到塞瓦斯托波爾林蔭樹下散步吃點冷食。杜霞立刻拒絕了，他藉口說她疲倦了。

「但是，你，尼諾齊佳，你去罷，你可留神不要誤了事。」她說。

「我甚至沒有力量說服她。我已經什麼都不考慮，我拉住安得烈的手，求饒地看着杜霞。杜霞親切地微笑了。

「沒關係，你去罷，我在候車室等着你們。」

「後來的一切都像作夢一樣。我們終於悞了車了。

「從那以後到現在過了三年了。這三年是多還是少呢？這是小事。但是，天呀，這三年之後我的靈魂，我的生活經歷了多麼可怕的孤獨。現在我沒有了安得烈。我沒有了快樂，沒有了愛情。我完本剩下一個人。我爲了躲避孤獨，我差不多整天整夜在工廠裏。

「我已經習慣了我們空冷的不舒適的作坊，直到現在作坊裏還有馬廐氣味。現在我已經覺得這些作坊不像剛疏散到這兒最初幾個月那麼陰沉黑暗了。

「你知道一九四一年秋天的情形麼？火車把機器亂七八糟地運來了，機器從做車上卸運下來，不准放在貨場裏讓雨或雪打着。必須立刻運到工廠裏安裝起來。

「遲延等於死亡。像我們這種工廠的機器的安裝平時往往得五六個月的工夫。但是戰時幾天工夫我們就安裝好了。機器還在火車上走着時候，我們已經把那些機器的位置弄好了，把一切圖表做好了。我們沒有錯過一分鐘的權利。馬車和載重汽車缺乏。所以有時候我們從火車站把機器拖到工廠裏。我們用搬運車在可怕的泥濘上拖曳，我們拿出最後的力氣，粗糙的繩子磨得我們的手和脊背流出血來。

「作坊裏還沒有壓縮空氣，還沒有暖氣裝置，但是我們已經開始出貨了。你想想我們努力的價值怎樣呢？這時候普通的俄國工人所完成的事情是從前只有英雄好漢纔能完成的事情。

「你知道這年冬季開始得多麼早麼？樹葉還沒有從樹上落下，甚至還沒有變黃，大雪已經下來了。低小的楓樹枝子在雪的重壓之下彎曲了，有的壓壞了。整整一個星期伏爾加河上冰雪連天。伏爾加河變成冷淡朦朧的。天也是冷淡朦朧的，低低地薄暗地在我們去的那個陌生的泥濘的城市

上。晝夜都有輪船從迴水（用壩截回的水）送來陰鬱的聲音，這種聲音使我們想起空襲的信號聲。「突然氣候從未有過地很早降到零下三十度。伏爾加河的冰結得像石頭一般，把渡船封在冰裏。水從天花板上流下來都結成了冰。作坊裏自來水管凍破了。牆壁，窗戶，遮蓋物——一切都蓋上了很厚的白霜。手摸到機器上就凍得跟機器黏在一起。手離開時候，肉皮就黏掉鉅上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做工似乎不是人力所能辦到的了。但是我們照常做工。我們在作坊裏用木柴生起火來。木柴燃起來砰叭爆響，冒着烟，彷彿在陰鬱的冰洞裏一樣。」

「唉，這是多麼惡夢似的時候呀，想起來真是可怕呀。烏克蘭失了。白俄羅斯失了。列甯格勒被包圍了。還有沃洛科拉姆斯克和伊斯特拉。你想想罷——伊斯特拉。風傳德國人的坦克開到希姆加赫。」

「白晝太短，光亮太少。晨曦一露天色就開始是朦朧的。風在電話線上嗚嗚作響，在柱子中間發出隆隆的聲音。省立無線電台的天線發出藍色的火花。整個白晝，在很早黃昏就來到的整個白晝裏，擴音機響着單調的，沒完沒有的，不斷重覆的音樂的詞句。好像有人半信半疑地按着樂譜在鐵梳子的齒上彈出煩人的沒完沒了的音樂的詞句，直到最後突然間出了鈴聲，接着是沉痛的聲音說：莫斯科電台。蘇聯情報部宣佈：「我軍和敵人激戰後，在敵人優勢兵力的壓迫之下已將某某城放棄。」

「於是低壓的天空越發低壓了。」

「但最驚人的是在這些黑暗的日子裏，莫斯科的工廠製出的物品比戰前還多。工人幾天幾夜不離開機器。他們差不多站都站不住了，但是他們不能離開，也不能睡覺。不過我開始時候不是這樣。」

「我想向你述說我成了寡婦的最初幾天的情形。什麼情形呢？這不是好過的日子。生活不關心我的痛苦，它把我又推入它的軌道。我跟米里克說完話之後，我走到用三合板跟作坊隔開的我的小小的辦公室裏，那兒放着我的桌子，行軍床，有時我就在那個行軍床上睡。現在我的注意，我的精神力最完全被乳狀液給吸收去了，米里克完全對。我的注意已經變了方向，甚至我已經有了一個計劃。先前我沒有把這個計劃擬出來。現在我決定詳細擬定這個計劃，我拿起作坊計劃。開始檢視。彷彿不久我就知道應該怎樣做了。我從皮包拿出鉛筆開始擬定計劃。

「工作完全把我抓住了，不多時候，我不但不想我的痛苦，甚至把我的痛苦完全忘掉了，彷彿我的痛苦從來沒有過一樣。我工作，我照常不由自主地想到戰爭，想到安得烈，他很久沒有給我寫信了。我甚至有點兒惱恨他爲什麼這極少給我寫信呢。我想難道他不知道我是多麼掛慮他，我是多麼愛他。他應該抽出一點時候寫信給我。縱然寫給我一行字都是好的呀。但是他沒有寫。我想這究竟也不要緊。就讓他少寫信罷，但願他平安無事，不要發生什麼意外，突然同我心裏確乎一閃；意外已經發生了。我的上帝，我怎麼能夠忘記呢！我立刻失去知覺。鉛筆從我的手裏掉了。失望的痛苦又抓住了我。我準備痛哭。但是這時候三合板軋軋地響了。伏爾科夫進來了，他原來是拿養老金的工人，戰爭爆發之後他自願回到工廠裏來。他是個難打交道的脾氣很壞的老頭子，實在說，我不喜歡他。

「他長着長而肥大的好像吹脹的鼻子，皺紋很多，乾癯的面頰上長着蒼白的剛毛。他身上總有不斷的酸汗味，劣等的烟草味，鐵味，還時常有伏得加酒味。

「他眼睛沒有看我——這是他的特點——他一直坐在我的椅子上，把他兩隻做工的大手放到他的

爛襪的膝上，不慌不忙地向地上唾了一口唾沫，然後用他黏着橘色膠皮底的瓦達基靴把唾沫擦掉，他在靜默地說：

「我們的工作不能進行了，可敬的小姐。你不要呆着呀。」

「然後他用好似山羊的銳利的眼睛一直看着我。他緊抿着嘴，手指敲着他的膝部，他的神氣表示他連一句話再也不說了。」

「我很知道他的倔強的不好的脾氣。我覺得他彷彿特別找我的錯。他用嘲笑的輕視的眼光看我的年青和我的技術。他把我看成由於因緣時會而躍進的人。我覺得他彷彿經常暗中注意我，找我的最小的錯。他跟我談話時候總是叫我：『非常可敬的小姐』或『生產指揮官同志』或其他的這類的稱呼。我從他的山羊似的眼睛裏時常看出如下的意思：『喂，生產指揮官，你，我們看你怎樣指揮我們。』」

「他是個優越的工人，他是磨光作坊裏的良好的斯塔漢諾夫運動者。我當然尊重他，但是我總提防他，不使我在他眼前降低我的權威。我知道無論如何他不是生產指揮官，我是生產指揮官；我是負着責任的；我很重視我這種地位，我最害怕在工人眼前降低我這種地位。」

「『倔強。但是我也倔強。他不說話的時候，我做出沉溺於工作中和忘掉他的存在的樣子。我們很久不說話。這樣我覺得焦急。越來越焦急。他終於又向我說了。」

『你說罷。』最後我說，我對他表示不大注意的神氣。

『可敬的小姐，我們的工作不能進行了。』他重覆這句話，他的手指繼續敲着。

『簡單陳當地說。』我淡然地說。

『別嘲笑人呀，生產指揮官同志。』伏爾科夫說，又是長時的沉默。

『我忙着呢。』我說。

『我們這兒的人都是忙着干的，可敬的小姐。』他說。

『我看不出來你在忙什麼，現在是工作時間。但是你把工作時間浪費在莫名其妙的談話上。你不是說話，就是亂走。你爲什麼時常隨便停止工作離開機器呢？』

『我越來越生氣。他泰然自若地不動。』

『我的事情是小事情，』他說。『有零件纔能磨光。沒有零件，不能磨光。我的工作沒有停止。我不是白吃飯的。小姐，你要爲難我不要緊，你最好把零件，適時弄來。現在工作不能進行。我看我還是拿我的養老金去，這倒比讓人家把我當作傻大頭好些。』

『爲什麼沒有零件呢？』

『這個你一定知道。你是我們的工程師。我的事情就在那兒明明白白地擺着。』

『他站起來，用他的彎曲的腿走向門去。』

『等一等。』我大聲說。

『我的事情就在那兒明明白白地擺着。』他重複說。『只要技術程序調整好了。調整好了，再沒有別的了。』

『他吐了一口唾沫，他推動顫抖的三合板的門，堅決地走了出去。』

『不要撒野。』我說，我壓制着我的聲音。

『雖然我心裏明白伏爾科夫是對的，我從生氣。作坊裏的機器沒有放好。許多工作時間消磨在等待零件上。庫房離得很遠，又沒有小型貨車和手車。只好把零件放在沉重的箱子裏用手搬運，這樣也費許多人力和時間。』

## 十二

『機器改放妥當已經很久了。必須設法開動。』

『我到建造局去和我的老工程師朋友們磋商。建造局曾經很熱烈地接受過我的建議。我從建造局走到工廠經理部，然後去見總工程師，結果是把這個問題即速提到建造局。總而言之，我把這個問題稍稍解決了的時候，我成爲寡婦的第一天已經過去了，我甚至不知道這一天是怎樣過去的。』

『這一天最清晰的印象——並不稀奇——不是我的悲痛的感覺，也不是對於陣亡的安得烈的想念，却是生動熱鬧的場面——我看見的第一班工人下工第二班工人忙着接班時候的場面。我看見了穆霞勝利的頃刻。』

『我來到之先是什麼情形我不知道。但是當我來到的那一會兒正是換班時候，所有的人都站在穆霞機器的旁邊。穆霞這個女郎精細地用抹布拭擦她的機器。然後她把爛襪的抹布掛在釘子上，在工作服的衣襟上擦了她的手。她整理一下她脖子後邊的黃色辮子，然後伸誰也不看，一直迅速地走向赫佳的機器。她從赫佳的機器上拿下小紅旗急忙走了回來插到她自己的機器上。這時赫佳向後退了

一步，獨個兒站在一旁，拚命地吸烟，做出他對於這一切絕對不在乎的樣子。他的臉浮現着他想抑制但是不能抑制的愚蠢的微笑，他的黑眼睛放着妒羨的光芒。穆霞把小旗插到自己的機器上之後，她誰都不看，特別是不看赫佳，她用輕快的小步子走向出口，她高高抬起她的好似白麵包的小下巴。她從赫佳跟前走過，幾乎碰着赫佳的肩膀。但是她走過的時候，她抑制不住自己的得意，她說：

『吃了麼？』

「赫佳突然閃電似地那麼迅速吐出了舌頭又縮了回去，於是他的舌頭在烟管下邊彎曲起來。

「赫佳受到侮辱，氣得臉都白了。他把紙烟吐在地上用鞋後跟氣憤憤地碾着它。這時候他看見了我，他抑制住自己。

『你看見這種情形了麼？彼特羅夫娜。』他說。

『我是預先告訴過你的呀。』

『沒關係。我明天讓她受受。』赫佳的話從牙縫裏鑽出來。

『我們等着看。』

『一定讓她受受。』赫佳說。

「我回家時候很晚，已經十一點了，我渴了一杯牛奶，立刻就躺在牀上睡了。我打算趕快開始想念安得烈。但是被窩裏剛一溫暖起來，我立刻陷入沒有感覺沒有夢的寒冷的沉睡裏。

「我在這種奇異的狀態裏過了幾天，也許是過了幾個星期。這種狀態的奇異在於它雖然是我所獨有而且對於我是種新的處境，但是沒有什麼事對於我的什麼事物或新的事物發生。我周圍的一切跟



先前一樣。而且因爲某種理由我竭力閃躲安得烈的死亡。也許在我的靈魂的深處，我還渴望他終究在活着。然而這裏又有錯誤的。

「安得烈的死就是死，我的生活就是生活。這兩者之間沒有明顯的關聯，有時候我覺得這個悽然可怕。但是我時常完全不想這個，我盡管着工廠裏迫切的工作，那兒已經開始重新安置機器的工作。

「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剛剛要入睡，女主人對我說：

『你的信。』

「她仍給我一封我所熟識的安得烈手筆寫的三角信封。我不至於認錯。我眼睛發黑。我用手抓住門柱。空幻的希望最後一次燃起來。

「我跑進房間裏，急忙坐在椅子上。我向周圍一眼都沒有看，我用顫抖的手指打開信封。『親愛的尼娜，請原諒我親愛的，這麼久的時候沒有給你寫信。』我讀着我熟習的字——熟習的清晰穩健的手筆。

「我不能再讀下去。我看信上的日期，他一向在信頭上要寫正確的日期。我看到『一九四三年三月八日於列斯。』那時我從皮包裏拿出安得烈的陣亡通知書來。我費了難以置信的力量才把它打開來看。我閉着眼睛坐了一些時候。最後我鼓着勇氣看。上邊寫着『三月九日勇士於完成戰鬥任務後陣亡。』我白希望了。顯然一切又歸到痛苦。通知書是比信先到的，但信是在他陣亡的前夕寫的。

「這是他最後的一封信。從此以後永遠再沒有他的信了。是的，我這樣想。」

「我有一會兒坐着不動，看着屋角。然後我靜靜地看信。信不太長，裏邊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但是現在我確實知道安得烈已經不在人世了。所以他信裏每一個字我都覺得充滿了特別的意味和神祕的思想。」

「安得烈的信裏有這樣的話：

『我們這兒一切都照舊。前方十分平靜，工作很少。但是俗語說今日空明日濃。然而好幾次這個話並沒有應驗。我們盡力把蘇維埃天空裏法西斯的污穢清除淨盡，我們的生活很好；天氣非常晴朗，因為冬季剛過，所以尤其晴朗。但是你知道，在天空已經有了點兒春意。白天太陽晒得相當厲害。我們的雷蓋的飛機跑道有的地方變成黑則了。據說小的動物已開始出汗了。再者，這一帶的夜鶯都不見了，却在灌木叢裏轉鳴，在深冬的俄羅斯中部的天空裏穿飛。今天是三月八日——婦女節。我們今天的午飯晚三個鐘頭吃，因為共產主義青年團管伙食的女孩子們都不辦公，散步去了。我們不笑話她們。讓她們散步去罷，這些可愛的女郎們。這是她們的節日。這天我們吃飯時候，我們每人喝四兩酒祝禱我們妻子的健康。我喝酒祝禱你的健康，我中心假想着吻你的柔膩的手，因為你把你的愛和幸福帶了我。你不是住在我的故鄉伏爾加河岸巍的河畔麼？你覺得寂寞麼？我的親愛的女兵。不要憂鬱，親愛的。世界上的一切都會過去的。我們的分別也是如此。請你相信我們要再會到一起，我同你過着比從前還好的生活。但是在這以前，我們不可傷心，我們要猛烈地在前後方打擊敵人。我在前方，你在後方。或者你在前方，我在後方；由你選擇。我們商量罷？啊，

有件事情我差一點忘了告訴你。你知道不久以前誰來到我這兒來了麼？你無論如何猜不着。別佳！天哪，別佳到我這兒來了。你還記得別佳麼？就是，我們一起在克里米亞南岸度過了不可遺忘的短時間和追求你的朋友沒有成功的那個別佳。我這個老朋友真是個奇異的人，幾年來他不但沒有老，甚至越發年青了。我們不時回憶從前黃金的時日，也不時談到你。還有，他向我自己說他那時不但迷戀你的朋友，他還有點兒迷戀你呢。他問候你，他吻你的手。啊，從前的日子夠多麼好呀！你時常想起塞瓦斯托波爾麼——我們戀愛的城市麼？那個城市的命運太淒慘了。據說連一間整房子都沒有了。整個城市變成一片瓦礫。那時候我們跟你曾想到這種事情麼？沒有。我們想到的是假日在街上遊逛。我的親愛的妻，我熱烈地親切地吻你。我很安心。祝你健康快樂。但是你不要掛慮我。我不會倒霉的。死——這是我遇不到的東西。我是不死的。」

「從這天以後，有一些時候我心裏很安靜。我已經沒有什麼期望。我自己把工作時間拉長，我只關心工作。工作吞沒了我一切精神和肉體的力量。」

「我使自己忙得不可開交。我對於自己失掉了一切興趣。有時我甚至覺得私人的生活對於我已永遠結束了。可怕的淡漠包圍了我。但這只是彷彿如此而已。」

「像先前一樣沒有一個人知道我的悲哀。像先前一樣我仍然不說出我的悲哀。我一個人懷着滿胸的悲哀呆着是很難的。因此我盡可能地常在人多工廠裏我自己的三合板小辦公室裏的行軍床上度夜，不願意一個人在家裏度夜。」

「但是有一次人們都知道了我的悲哀。

經過情形是這樣：第一班工人下班時候，出品檢查員安蒂波娃跑進我的辦公室來。他將一把塗油的滾軸扔到我眼前的桌子上，費了很大的勁氣才喘過氣來，她說：

「彼特羅夫娜，你看，天啊，這簡直是令人沒法相信的事情！」

「什麼事情？」

「不合標準。」

「誰不合標準？」

「伏爾科夫。」

「你瘋了罷。」

「你自己檢查檢查。」

「我抓起幾個滾軸走到測微器跟前。安蒂波娃似乎是對的。所有的滾軸都不合標準；直徑還好，但是補徑却錯十四個百萬分之一公尺的長度，換句話說就是比標準大了許多。我不相信我自己的眼睛。伏爾科夫粗野，醉酒，甚至偶爾怠惰，這些都是有的。但是他做壞了滾軸這完全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我又一次把他的滾軸拿到測微圖上檢查，又證明這些滾軸都壞得不可收拾。

「奇怪呀，」我說。「還有比這個更大的不合格的比例麼？」

「安蒂波娃失望得聳了聳肩。

「都不合格。」她簡捷地說。她的嘴唇發抖。

「你看！」我大聲地說。我卻認不出是我自己的聲音。

「我們跑到出品檢查室。那兒釘製的桌子上立着裝滿滾軸的箱子。這都是伏爾科夫一天一夜的產  
品，大的有五萬滾軸。我從箱子裏把滾軸隨便挑出來，一個跟着一個地放在測微器上。測微器的指  
針都擺動。所有的滾軸都有毛病。我真非常吃驚。五萬不能用的滾軸。這個不但對於我們的作坊，  
對於我們的整個工廠都是不幸。

「我推開箱子，轉身向壓縮空氣管去，我跑進作坊裏。

「伏爾科夫彎着身子站在他的機器旁邊，滾軸迅速地落入槽床裏。他的巨大的黑手顫抖。他的羊  
眼往下着。他的眼睛彷彿是玻璃的。

「這是怎麼回事呀？」我把幾個有毛病的滾軸放在他的眼前。

「他毫無感覺地注視着我。

「你知道你做下什麼了麼？」我盡可能心平氣地說。

「他依然沉默，滾軸仍然自動地從他的顫抖的手迅速落入槽床裏。

「把機器停住！」我說。

「他沉默着，好似不明白我要叫他做什麼。

「馬上把機器停住！」我大聲說。「我叫你馬上把機器停止住！」

「他沉默着，沒有離開原來的地方。我很嫌惡地看着他的兩頰骯髒的剛毛，看着他穿着走了樣子鑲有膠皮底瓦連基靴的歪腳。」

「你簡直是個醉鬼！」我大聲說。「離開機器。」

「他順從地離開了機器。我把機器停住。抓住制動鈕，取下機器外罩。我立刻看出來這個機器沒有修理好，機器的安置和刀的強度都顯然是不正確的，甚至一眼就可以看出來。」

「你怎麼能用沒有修理好的機器工作呢？」我奇異地說。

「伏爾科夫繼續沉默着，我擺手喊叫修理匠。」

「修理匠伏拉索夫像伏爾科夫一樣是個領養老金的老工人，已經早在這兒工作了。他從人羣裏出來，站着；他不時輕輕搖頭表示譴責的神氣。」

「你爲什麼不修理機器呢？」我嚴厲地說。

「彼特羅夫娜，你是知道的，」伏拉索夫搓着手慌亂地說。「伏爾科夫總是自己修理他的機器。他從來不許別人到他的機器跟前。他也從來沒有弄過什麼錯。但是現在，伏爾科夫，你是怎麼回事呢？」他向伏爾科夫責難。「你看，你幹的是什麼？五萬個滾軸弄壞了。這是整個工廠的一個驚人的不幸！你怎麼會做出這樣糟糕的事來呢？」

「你爲什麼不看着他的機器呢？」我粗魯的說，我被伏拉索夫的善良的聲音激動了。「難道你沒有看見他醉得不成樣子麼？」

「我從來沒有醉得不成樣子。」伏爾科夫嘴唇都白了。他好像士兵立正似地站着。良知的陰影在

他的不動的眼珠裏閃耀。他大概現在才知道他做下什麼錯誤了。這是使他覺得震驚。

「我聽說『我從來沒有醉得不成樣子』這句沒有意思的話時候，我覺得血就衝上我的頭來，我氣得想打他一個嘴巴。我竭力抑制自己。但我已不能抑制我的聲音。

「你知你做了什麼！」我用盡了我的一切力量喊叫，用盡了我的聲音。「你這個害蟲！你做下好些不能用的東西你知道不知道？」

「請原諒。」伏爾科夫說。咳嗽了一聲。

「這種愚蠢的憤憤的咳嗽使我完全失掉自制的力量。我開始在整個作坊裏大叫。我用低沉的胸部的聲音大叫，這種聲音突然間好似我母親生氣時候的聲音。這是充滿了我幼年的心靈而溢出來的痛苦的點滴。這對我隱藏好久之一切悲哀，一切心靈上的痛苦都突然不可抑制地奔流出來。

「我急急忙忙說出了我隱藏好久的悲哀。我的字句毫無次序。我的心緒亂極了。我喉嚨覺得噎悶。

「人們在前方戰鬥。你呢？你想想你做下什麼事了？你做壞了五萬個滾軸！」我在作坊裏大叫。「好人爲了幸福爲了自由拿出他們的生命。每分鐘每秒鐘他們都在爲祖國流血，我們兄弟我們丈夫的神聖的血。你想想，你的滾軸對他們的關係罷。他們的飛機，大砲，坦克都需要你的滾軸。你想想，你想想。……你立刻離開這兒。不要再在我跟前幌，你在我跟前我心裏不安。去，走！」

「等一會，彼特羅夫娜，你消點兒氣。」伏朗尼茨卡雅用帶着編織的斷指手套的柔軟的手壓着我

的肩膀說。「不要叫啦。你看他，他的心緒很不好呢。」

「他的心緒不好麼？」我喊叫，我把身子轉開。「那麼我……我的心緒好麼？我的丈夫在前方陣亡了。」我說出這句話，我自己都覺得是意外。「你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天呀，好人都死了，當代的英雄神聖的人物都死了。……但是這時候後方還有劣漢。喂……」我向伏爾科夫說，「你還在這兒呆着麼？」

「遵照你的意思，我就走。」伏科爾夫用順從的口吻輕輕地說，他的嘴唇發抖。

「他穿起他的寬大的棉毛上衣，脖子上圍起舊的不好的圍巾，手裏拿起他的狗皮帽子，彎着身子走出了工廠。」

「當然我沒有把他革職的權力，但是可以叫他離開他現在的工作。這是獨斷，過後確實有人支持伏爾科夫。但是我說我丈夫陣亡了；這個消息使人大為吃驚，以至他們不再想起伏爾科夫的事了。他們都十分沉默地看着我。」

「真悲慘呀，」伏朗尼茨卡雅說。「這個事情發生很久了麼？」

「唉，天哪，」我愁苦地說。「已經一個多月了。現在沒有工夫談這個。我必須想法子工作好起來。也許我昏了。我們的作坊不能因為一個壞蛋就把工作不害羞地中斷下來。」

「我急速轉身回到我的辦公室。我不想坐在辦公桌旁邊，但是我却躺在行軍床上，閉起眼睛。」

「我可以到你房裏去麼？」伏郎尼茨卡雅輕輕地說。

「她用脚尖走進我的房裏，好似走進病人的房裏一樣。她在行軍床上和我並排着，把她脖子放



在我的脖子上。

『我的可憐的人兒，』他輕輕地說。『真的，你這些日子是怎樣地難過呢？你對誰都沒有說起這回事。真也難爲你呀！難爲你現在才把這個事宣佈呀。但是你的眼前還有個完整的生命呢。』

我的生命已經結束了。』我說，我感覺到異常的輕鬆，這種輕鬆幾乎是種幸福。因爲我終於能夠十分簡結坦率地說道我的痛苦。

『你不要這樣想呀，』伏朗尼茨卡雅說，她臉上浮現着憂鬱溫雅的微笑。『我現在六十歲了。不久以前我把我的丈夫和兩個兒子埋葬了。我完全是孤單單地一個人活着。真的我的生命結束了。然而我仍然生活，我也不絲毫灰心喪氣。我還想一直活到勝利的時候。相信我的話罷，尼諾齊佳。生活裏的一切都要過去的。你的悲哀也要過去的……』

『永遠不能過去。』我說。

『是的，也許你的悲哀不能過去。然而你的悲哀要離開你，要萎縮起來。世界上沒有在生命的面前不萎縮的悲哀。這個——偉大的幸福，』她好似告訴我一項偉大的祕密似地對我小聲地說。『我們的生活不就是這樣麼？你看，每個人不是都有他的悲哀麼？巨大的，巨大的全民的悲哀。這種悲哀的深度是無法衡量的。然而我們爲什麼不相信，不知道這種無盡的悲哀呢。這種悲哀要成爲過去。勝利的日子要來到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怎麼能說生命結束呢？這是不好的。這是不對的。這不是承認死了麼。但死與活是不同的。人民是不死的，人民是不朽的。所以我們是不死的，我們也是不朽的。那麼，我的好人兒，我的親愛的人兒。不要死。生活罷，只有生活。你同意我的話麼？』

然我跟你說的話不是很新的東西。然而這是純潔的真理。甚至比真理還偉大。這是通俗的至理。」

「她好幾次撫摸我的頭。」

「啊，尼諾齊佳，你說是不是呢？」

## 十四

這天我回家很晚。因為伏爾科夫的事件引起大家議論紛紛，而且開了幾個討論會，討論滾軸部份的工作。我已經準備就寢了，女主人往我房裏看，她說工廠裏有人來找我。

「這是修理匠伏拉索夫。」

「請原諒我這樣深化的時候來拜訪你。」他說。他擦燃他自己做的很好的大大絨箱點着烟吸。

「彼特羅夫娜，我不知道你對這件事怎樣看法，但是我認為：人是不可糟蹋的。」

「你說的是什麼呀？」

「我說的是伏爾科夫。」

我一聽到伏爾科夫這個名字，無情的兇惡的怒火又衝上我的心頭。

「你是來給你的好朋友講情麼？」我很冷淡地說。

「是的，彼特羅夫娜，表面上看我彷彿是來給他講情的。」伏拉索夫溫和地說，他顯然沒有重視我的惡意的冷淡的聲調。「當然伏爾科夫是我的老朋友。這是真的。這是無法爭辯的。不過是友情。難道我是祖國的敵人麼？譬如你在戰時弄壞五萬個滾軸，縱然你是我的最好的朋友，我也要

你的腦袋扭下來。這是毫無問題的。彼得羅夫娜，我的來不是由於友情，却是由於正義。恐怕伏爾科夫自己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做下這種錯。」

「當然他喝得醉醺醺地，是不會知道的。」我嚴峻地說。

「他沒有喝醉，彼得羅夫娜。他遭遇了很大的不幸。他的全家都被希特勒匪徒槍殺了。」

「我臉色都白了。」

「你說什麼！」

「真的。沒有留下一個人，全被槍殺了。他的家屬在圖爾斯卡省。他在那兒的鄉村裏有他的農場。他的家屬沒有能夠跑出來。但是現在他的鄉村已經解放了。昨天我收到那兒隣人的信。信上寫得十分詳細。彼得羅夫娜，你知道這封信使他渾身發冷，他不住的寒戰。他在那兒有五個家人；他的老妻阿列克謝夫娜，他的哥哥費多爾——一個很老的老頭子。」伏拉索夫說着，搬扭着他的指頭，其中有個指頭像我父親的似地被機器碾斷了。「他在那兒還有個大女兒名叫瓦西列夫娜，他的大女兒像你似地，是個紅軍指揮官的妻，他的大女兒身前有個小兒子名叫瓦西佳。他的名字是按他的祖父的名字叫的。是的，他還有個小女兒名叫納達莎，她十五歲。據說是個美人兒。當然她在死掉之前受到最壞的遭遇。」

「我的上帝呀。」我低聲說。我捏緊我的手指。我想我剛才怎樣叫羅伏爾科夫，他怎樣立正站在我的眼前一句話也不說，和他的又大又老的手怎樣發抖。

濃重的羞恥的顏色衝向我的臉，脖子，和耳朵。

「這夠多麼慘呀，這夠多麼慘呀。」我無意識地重覆着。「這個，我一點兒都不知道。你要相信我，我是一點兒都不知道的。我也一點兒都想不到。」

「所以關於這個事情怎麼解說呢。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誰都不知道。」伏拉索夫說。「彼特羅夫娜，你的悲哀抓住了你。悲哀包圍了你。我也是這樣主張。錯誤必須改掉。沒有改掉之前不許他進我們的作坊。現在伏爾科夫想見你，但是還沒有決定。他不知道你肯不肯見他。他叫我先來問你一下。」

「他現在在哪兒？在家麼？」

「在家。在他住的地方。」

「他住在住宅裏呢？還是住在宿舍裏呢？」

「住在宿舍裏。他住在十六號宿舍裏。」

「那麼我們去找他去。」我說；我急忙從釘子上取下我的大衣和圍巾。

「天太晚了，而且路子也不近。四公里呢。」

「我知道，這沒有關係。」

「那麼我們就去吧。」伏拉索夫說。

「我們走出來。已經是夜間一點了。雪早就融化了。這種地對於行路是穩妥，乾燥，輕快的。黑暗的天空照耀着淡綠的月亮，黑暗的地上輪着枯樹的更黑的蔭影。天氣是暖和的。伏爾加河上漂着最後的冰塊。冷風只偶爾從伏爾加河上吹來。」

「宿舍在公路的一旁，在小白楊樹林裏，不久以前這兒某個地方建立了新的大飛機工廠和工廠的飛機場。天空時時刻刻響着看不見的驅逐機和轟炸機，這些飛機在夜間試驗飛行。」

「我們從門廊的木頭樓梯上樓，穿過小小的走廊就進了宿舍了。走廊裏放着一個大大的沸水鍋爐。我們走到宿舍最遠的一端，宿舍裏擠滿了睡着的和沒有睡着的人。伏爾科夫酌床鋪在老人的角落裏，在刷白的大磚爐子附近。我在爐子的凸出部份立刻認出伏爾科夫的鑲着橘黃膠皮底的瓦迎基氈靴，他的氈靴放在爐子上邊乾烤。這股我心裏非常難受。」

「伏爾科夫坐在一盞電燈下邊的凳子上，電燈用黑紙罩着爲的是使燈光完全向下。他正縫他褲子上的扣子，他用三個手指聚在一起的男子拿針的姿勢拿着一根大針。他的肥大的鼻子上戴着一副強度的小眼鏡，使他的眼睛顯得跟牛眼一般大。我看見他穿着灰色襯袴的在凳子下邊彎曲着的瘦腳。我的喉嚨彷彿有什麼東西哽塞着。」

「伏爾科夫，可愛的人。」我倉促地說。「我竟然關於你的悲哀裏一點兒都不知道。看着上帝的面子，可能的話，請你原諒我。」

「他看見我，他立刻慌亂極了，他在凳子上亂動，不知道該把他的腳往哪兒藏，該把他的褲子往哪兒塞。」

「你來了，多謝你。我這個樣子實在不成體統。」他嗚嚕地說。

「我把脊背轉向他。等我轉回身的時候，他已經像素常一樣穿着瓦迎基氈靴，穿着上衣，不戴眼鏡。但是，啊呀，現在我才看出他實在老得可怕弱得可怕了。他的瘦脖子上的血管迸起來。眉毛悽

然地堅立起來。不轉動的眼睛裏存着光亮的液體。

「請原諒我，請原諒。」我說。我盡力揉撮我的手指。

「我的罪過，」他說。「弄壞了五萬個滾軸。這是自己應該知道的。但是，請相信我的話，彼特羅夫娜，我自己完全不知道這是怎麼發生的。我站在那兒看不見自己在做什麼。我眼前只是她們如何被殺害，那些流氓在槍殺，我的小娜達莎之前百般地凌辱她。」

「他突然皺起眉來，他的臉變得和小圓麵包一樣，他嗚咽起來，燃燒的激憤的淚從他的眼裏慢慢地流出來。」

「自從我知道安得烈陣亡那天以來，我還沒有哭過一次。也許表現悲哀對於我是太難的事情。但是現在突然什麼東西在我心裏爆炸了。我衝到伏爾科夫身上，抱住他的乾瘦的脖子，我把我的臉貼在他的穿髒的上衣上嗚咽起來，我從頭到腳渾身發抖。無盡的熱淚流到我的臉上。我用嘴唇截住我的眼淚，我把眼淚吞下去，我喉嚨裏感到辛酸的鹹味。最後我慢慢地安靜下來。然後回到家裏，剩下我一個人，我又淚濕的枕頭上哭了幾次。」

「我哭安得烈，哭我自己，哭我們的愛情，哭我們的破滅了的幸福。我哭孤單年邁的伏朗尼茨卡雅，我哭西班牙青年赫住，他的父親爲了自己國家的自由和獨立而戰死在馬得里郊外。我哭我們被蹂躪的國土。我哭伏爾科夫，哭他的被槍殺的槍殺的家屬和他的可愛的娜達莎，娜達莎在被槍殺之前受盡了凌辱和痛苦。這幅令人難以置信的駭人的圖畫清清楚楚擺在我的眼前，我心裏痛苦，我心裏憤怒，我開始呻吟。」

「天將亮的時候，我的身體疲弱極了。但是這一夜我在精神上非常壯大強固了。現在我確實知道我爲什麼生活和我必須做什麼。」

「我用冷水洗臉。我很早就動身到工廠去，我到了工廠的時候，伏爾科夫已經在作坊裏了。我們立刻開始工作。」

「我腦子裏早已想到配合兩架機器把產量增大兩倍。概念這種有了。但是還沒有把這個概念變成現實。現在無論如何必須做了。沒有別的出路。我立刻開始擬製詳細計劃和平面圖。整個工廠的人——製圖者，裝配者和工具製造者都幫助我。人人都熱烈地參加工作，爲的是建立我們工廠的光榮和不使它中斷滾軸生產。」

「晚間，機器都裝配好修理好了。伏爾科夫站在機器旁邊。他說他不作到兩倍的標準他絕不離開機器。我和伏爾科夫並排站了整整一天一夜。我們向這個標準努力。最後我們一起達到了百分之三百六十的標準。」

## 十五

「當然你知道一九四二年的春天是什麼樣子，春來得晚，寒冷，多雨。五月裏有過幾次大風雪。伏爾加河上大塊的雲帶來了潮濕的雪。河汎濫了，道路是濕軟的。各戰線上都是令人厭煩的長時的沉寂。」

「我們工廠裏已經有了自己的俱樂部和圖書館，藝術家也來了。我從工廠的廠地走過時候，我

簡直不相信七個月以前這兒是成堆的糞，垃圾，而且到處都是泥，不但套鞋能陷進去，靴子也一樣能陷進去。

「現在我的生活沒有什麼變化，只是我現在住在市中心區的醫藥工人的新宅的伏朗尼茨卡雅的一組房子裏，伏朗尼茨卡雅叫我搬到她那兒去住。她給我一間小小的粉白的屋子，這個屋子有個朝着伏爾加河和林蔭路的大窗戶，對着省立戲院的林蔭路上走着戴着皮帽子佩着曲刀的黑潮濕的昂首的夏伯陽銅像。

「我的屋子裏除去一張窄小的鑄床和三合板製的餐桌及椅子而外，沒有別的東西。我的東西都放在行囊裏，但是出門穿的衣服掛在門上用布單罩起。我把桌子罩上桌布，桌布上邊放着小鏡子和「克里姆林宮牌」的香水。在沒有光澤的克里姆林塔形的小瓶子裏和裝餅乾的匣子裏我保存着安得烈的信，還有我和安得烈唯一的已經磨損很多的照片，這是我們在塞瓦斯托波爾的林蔭路上一座圓形建築物附近攝的。

「近來我和伏朗尼茨卡雅很好，我也很愛她的屋子——這個屋子的像修道院處女住的那麼沉寂淒涼。我時常站在窗戶前邊，脖子上纏着圍巾，揉搓着我的凍冷的手，我眺望伏爾加河，我向西遼望。伏爾加河畔低平多沙的曠野蓋着粗壯鮮明的綠林。在雲雨之下的深藍的火藥的背景裏綠林顯得越發鮮明越發綠。田畝——綠色的和深藍色的——和遼遠的地平線連在一起。我揉搓着我的青平女郎冰冷的手，我不停地重覆不知道從那兒聽來的句子：「綠色的春天的田野與黑色的戰爭的濃烟，綠色的春天的田野與黑色的戰爭的濃烟。……」



「有一天傍晚時分，我回到家裏，我在過廳脫掉大衣和套鞋時候，我看見衣掛上有個淡藍帽子邊和帶着編織的金徽的尖頂帽子。衣掛下邊放着用皮帶繫着的安得烈的小小的行囊。我的屋門開着。我往裏一看，看見一個不認識的飛行員。他坐在我的桌子前邊忙着寫些什麼。他聽見我的腳步聲便站了起來，整理他的制服。他身材不高。皮屑是淺黑色的，佩帶着兩枚獎章。我看他的藍色領章上有一道橫紋。我想他大概是個上尉。」

「彼特羅夫娜。」他用半問訊的口吻說。

「是的，我是彼特羅夫娜。」

「我是薩烏世金上尉。」他說，他把他的腳後跟移在一起表示恭敬的樣子。

「我把我的手伸給他。他握住我的手，他躊躇他抬起頭來，彷彿想和我接吻，但是他在我的眼睛裏看見我的遲疑時候，他便用力握我的手，搖動我的手，然後放開我的手。他臉紅了，因此他的淺黑的面頰越發黑了。這甚而在薄暮的光線裏都可以看出來。他整理了他的短髮，堅定地咳嗽了一聲，然後他說。」

「我跟你丈夫是在一隊裏的。我到這兒是向工廠點收飛機指揮飛機開到前方去。明天拂曉時分我就飛回前方去。在我就任飛行隊長之前我必須把這個東西交給你……」

「他輕輕地蹲下來，用他的嫻熟的動作解開他的野戰背包的帶子，拿出一小包東西來。他把那個小包給了我，但是他躲在一旁，背向着我。我解開那個小包。小包裏是安得烈的手錶，三個勳章，蘇聯英雄的金星章，授勳的小冊子，皮匣子和我舊日沒有照好的斷裂了的像片——照像的時候顯然

是在冬季，我戴着編織的白色小帽，穿着白色的厚毛線衣，因此我好像一個黑美人。我站了很久，手裏拿着這些東西，好像揣量它們的光榮，它們的愛情和它們的時代，最後我明白這些東西依然存在，但是他——我的安得烈——已經永遠不在人間，於是眼淚流到我的冰冷的面頰上。

「我還帶來了安得烈的行囊。我把行囊放在前廳裏。一個老太婆給我開的門。……」

「那是我的女主人伏朗尼茨卡雅。」

「噢，噢。你的屋子的門也是她給我開的。我不打算再等你了。我要給你留個短信。我把行囊給你拿進來罷？」

「謝謝。不必多勞了。過一會我拿好了。」

天色已經完全黑了。我把藍紙窗簾放下，燃着黑色燈罩下邊的燈。我請上尉坐在凳子上，我自己坐在床上。我們沉默了一陣。

「彼特羅夫娜，難道你不認得我了麼？」他說。

「於是我突然間認出他來了。」

「噢，別佳！」

「是的，不錯。你還記得聖喬治教堂，巴拉克拉瓦，紅葡萄酒等等的事情罷？」

「請原諒，我甚至連你姓薩烏世金都不知道。」

「是的，我是薩烏世金上尉。我現在叫薩烏世金卜尉。但是太平時候我叫別佳。人們只叫我別佳。從那時到現在我變了很多了罷？」

「我說不上來。不過你比那時更健壯了。完全長成個大人了。再一說——還有了小鬍子。」

「這叫前方鬍子。這種鬍子不是很好玩的麼？」

「是的，是很好玩的。」

「在前方沒有別的幹的。只是作戰。玩的機會很少。」

「你知道安得烈給我的最後的信裏談到你，並且轉來你對我的致候麼？他那封信就是在不幸事件的前夕寫的。」

「是呀，這真是個令人難受的事情。」別佳說，他皺起眉來。「不用說對你如此，對我也是這樣。而且對於我們都是個很重的打擊。對於整隊也是個很重的打擊。因為我們失去了這樣很好的同志，這樣出類拔萃的指揮官。」

「事情的經過怎樣呢？你曾經在場麼？」

「我不但在場，而且他甚至是因為我才死的。」

「因為你麼？」

「因為我。但是當然不是因為我的過錯。我們飛到兩千五百公尺的高空作戰。我的飛機着了火，三架德國米式飛機向我衝來，用機槍向我掃射。一顆子彈擦破我的鎖骨，感謝上帝，這顆子彈不是達達姆彈。又一顆子彈打進我大腿的肉裏，還有一顆子彈打中一條帶索。真是見鬼。這時我已筋疲力竭。我看見我沒有一點辦法了。我只有死了。但是安得烈來救我了。他向上衝去，向左右旋轉，從一百至一百五十公尺的距離對着褐色大鷹（指德國飛機）放了一陣排槍，那個褐色大鷹便着起火

落下去了。這時另一架米式飛機從安得烈飛機的尾部追來。安得烈及時發覺了，他把高度降低，向左旋轉，然後飛到這第二架米式飛機的上面作成垂直狀態。這場垂直戰鬥未分勝負。這時第三架米式飛機飛到高空，從高空向我進攻，把它所有的機槍都開動向我射擊。於是安得烈又把飛機的右翼向下側飛，在我周圍環繞不叫第三架米式飛機接近我。他這樣在我的周圍飛一直繼續到我降陸時候。這場空戰是在德軍最前方區域的上空，但是感謝上帝，風往東吹。因為我降陸下來幸與不幸是各佔一半的。然而我終於落到自己的區域裏。我向下邊降落時候，安得烈緊在我的附近飛，他已經脫了他的睡帽，他拿他的大手套向我揮動。我認識，彼特羅夫娜，我清清楚楚看到他的好看的向後梳的蓬起的頭髮。安得烈不喜歡戴着兜形航空帽飛行，出了毛病的無線電使他着急。他只在危急時候才戴航空帽。就在這時候他的飛機的右翼下面有了火焰。顯然是第二架米式飛機又來進攻，而且用砲擊中安得烈的飛機。安得烈把飛機的右翼向下直衝使火熄滅，但是飛機一平起來時候，火焰又亮起來。濃烟也冒出來了。飛機擺起來。第二架米式飛機又用全力向安得烈附近衝擊。但是安得烈已經不放槍了。顯然他的子彈已經用完了。或者是那時候他已經受了重傷。我看見他的飛機怎樣搖擺，但是他設法把飛機開到自己的飛機場，飛機後邊拖着一道黑煙。他用盡他最後的力量把飛機開到飛機場上，終於使他的燃燒着的飛機降陸。他從座艙裏被拖出時候已經死了。他的右手已經燒壞，一顆子彈打穿了他的肝臟。我被彈到飛行隊部時候。安得烈已經躺在樅木棺材裏。棺材放在雪上，棺材上蓋着罩布。」

「哎呀，我的天呀。」我說。我覺得我開始發抖。

「彼特羅夫娜。」他悽愴地說。「真是沒有辦法。第二天安得烈便埋葬了。」他看見我不安，他急促地繼續說。「埋葬他的時候，我沒有在場，因為我已經被送到醫院裏去了。但是這個你大概願意看……」

「我看看，什麼，我看看。」我盡力抑制住自己的不安。

「他從他的背囊裏取出一個裝着照片的封套。」

「只是不重要的兩張紙。」他說。

「我看見一張照片上是輪在棺材裏的安得烈。熟習的可愛的沉睡的面孔，鼻樑上不熟習的創傷，從前額向後梳的整齊的頭髮在帶着球果的一堆樅樹枝裏顯得很清楚。棺材放在雪上，棺材後面站着頭上掛着自動手槍的兩個紅軍士兵，他們兩人拉着沒有漆色的棺蓋。」

「我急忙地看第二張照片，葬儀，敬禮，安得烈的燒壤和彈穿的飛機，和有教堂及安得烈墳墓的鄉村教堂墓地的景色。這個照片顯然是在空中照的。」

「這兩張照片可以留給我麼？」

「當然可以。這是專給你預備的。」

## 十六

「後來我開始向別佳問訊安得烈的情形，他盡力更確切地把日期和事實提出來詳細地對我述說近幾個月來安得烈的生活。」

「我以感謝的熱望傾聽他的敘述。但是他的敘述對於我當然是太少了。我的心靈要求比別佳所講的更多更多的敘述。縱然屬於安得烈的一件附屬品，我都希望它是活着的，可愛的，存在的，然而在某一時候它已經不存在，現在它還是不存在於人世了。」

「已經十二點了，我突然想起我還沒有給別佳倒茶喝，也沒有關心他的傷。」

「那麼你是用降落傘跳下的麼？」我說，我找到適當的機會。

「飛機着了火」，別佳說，皺着眉。「而且高高地偏飛着。使它平飛已經絕對不可能了。我盡了我一切的力量。最後只有跳。我依據指令是有權扔掉飛機跳出來的。可是我很抱歉。」

「我由不住笑了。」

「你這個人真莫明其妙！」我說。「你到底怎麼一回事呢？你爲了救自己的性命從一架着火的飛機裏跳出來，然後又抱歉，可是你又說你有權利這樣做。」

「怎麼？」別佳鄭重地說。「你不知道，彼特羅夫娜，飛機是我們作戰的武器。只有在最緊急的時候，在沒有別的辦法時候才能扔掉它。你不要覺得這是可笑的。」

「後來我們喝茶。伏朗尼茨卡雅也參加我們的談話。她一會兒就喜歡起別佳了。」

「喂，」伏朗尼茨卡雅說，「我覺得我們這樣談不大好。等一等，我想敬薩烏世金上尉一小杯伏特加酒，上尉不要拒絕。」

「有伏特加酒麼？」別佳說。

「關於伏特加酒我不是專家。」伏朗尼茨卡雅說。「我在什麼地方存着點兒精鍊的純粹的酒精。」

這種酒精是適於作伏特加酒的罷？」

「絕對能夠，」別佳說。

「據說只要把酒精放在沸水裏沖淡就成了高等的伏特加酒了。」

「甚至不沖淡也能成。」別佳說。

「噢，你比我更內行了。」

「伏朗尼茨卡雅拿酒精去了，我急忙在圓形雷板上烹製馬鈴薯，並且打開魚罐頭。除此以外，我們還有鱈魚，兩個玉葱，甚至還有點兒醋。這頓晚餐弄得很像樣子。」

「我們終於把酒精沖淡，而且爲了好看，把沖淡的酒精倒在酒壺裏。沒有酒杯，我們用藥杯喝。我們不看別佳臉上的苦笑。」

「喂，同志們，我們乾這一杯祝我們的安得烈永生。」別佳說。他嘆了一口氣。

「是的，祝安得烈永生。」我說。

「我們輪流碰杯，我們喝，我們皺眉，我們先吃玉葱，玉葱燻成圓形，好似吉普賽人的耳環。」

「我看別佳，我突然清清楚楚幾乎歷歷在目地看到我們從前在巴拉克拉瓦愉快的早餐，安得烈，沙地上清晰美麗葡萄樹葉的蔭影，乾燥的岡丘，深藍的海，這一切都是不能重覆的七月的日子……」

「我們靜靜坐着，沉沒在回憶裏，我們感覺奇異。這時有人用力敲門，一個汽車夫進來了，他是我別佳的。時候似乎已經早晨五點了。我和伏朗尼茨卡雅也不能輪到床上去睡了，於是別佳提議用汽車把我們送到工廠去，因爲汽車到飛機場要路過我們工廠的。」

「汽車裏滿載着軍用飛機駕駛員和機師。我們在汽車裏繼續談安得烈，別佳說過這樣的話：『啊，尼諾齊佳，你爲什麼不到前方找我們去看看安得烈的墳墓呢？』」

「我可以看到他的墳墓，在他的墳墓前邊站着，把鮮花放到他的墳墓上——這種念頭打動着我的想像。我突然彷彿立刻離安得烈很近了。」

「但是這能辦到麼？」我說。

「爲什麼不能呢？」別佳說。「你去罷。你可以從前方司令部請了護照去。」

「那夠多麼好呀。」

「是呀。」

別佳在工廠路崗附近跟我分別時候說：

「我回到前方立刻給你寫信。你也準備一下。這就是說，不久你就可以得到我的信。」

「從這天起，看安得烈墳墓的熱烈的願望包圍了我。因爲盼望別佳的信，我焦灼地數着日子。但是五月過去，六月來了，信一封也沒有來。夏季德國人的攻勢開始了。但是我還繼續等着盼望着他的信。最後信來了。他的信是用鉛筆在日記簿的紙上倉促寫出的，行子歪歪扭扭的，而且折成三角形好像安得烈的信似的。從這封信裏我知道的希望一時還不能實現。」

「目前前線的情形很複雜——別佳寫道——我們總是在移動。關於你來的事，現在談不到了，因爲埋葬安得烈的那個居民區現在成了我們更西的防線了。但是親愛的尼諾齊佳，你不要着急。我們離開那兒時候我們把他墳墓上的木製方尖塔和小板都取消了，這樣，他的墳墓便可以保存下來了。」



我想再和你見面，這只在最近的將來就可以辦到，現在是絕對辦不到的。倘若你有時間，請給我寫信。你的信能給我帶來很大的欣慰。你的朋友別佳上。」

## 十七

「情報部晚間的消息說：『經過八個月的英勇保衛之後，我們的軍隊在七月六日撤離塞瓦斯托波爾了。』」

一七月四日早晨我知道了這件事。

「啊，這個颯有方向不定的熱風和塵土的悲哀的日子對於我是多麼不可磨滅呀！你能怎樣好好地解釋我那時的心情呢？」

「我懂得日蝕的情形。我在兒時有一次夏天看見了日蝕，天氣也是這麼亮，這麼熱，也有塵土和方向不定的風。樹葉好像金屬的似地顫動閃亮。你知道這是沒有全蝕的時候。」

「太陽似乎還像從前一樣地照耀，不過還像從前一樣，看它是更刺眼的，甚而似乎有點兒更刺眼。但是自然界裏似乎有了什麼變化。葉子的閃耀越發亮了。我們木房子上野葡萄的影子奇異地移動着，好像增加了一倍的樣子。說不上來的恐怖和窒息的煩悶的感覺包圍了我的靈魂。我拿了一面烟燻的小鏡子，我從這個鏡子裏看太陽。通過法蘭絨似的紅色的烟灰，我看見邊緣有山的很黑的缺口的太陽的白圈。這個缺口不知不覺地往大長直到太陽好像一個爪子的時候。我嚇得把鏡子扔下了。寒冷的日蝕的半陰影落在我的周圍。太陽好似鉛星似地在暗淡的天空裏放着令人無法忍受的微

光。我喊叫起來，我哭起來。母親費了很大的工夫才使我安靜下來。且飽慢慢過去了。但是那天整天，甚至在第二天我都覺得世界缺少了光，一切東西都包上了一層悲哀的薄皮。

「我知道塞瓦斯托波爾淪陷時候，我又有了那個可怕的七月日蝕天的感覺，而且不只我一個人這樣，你一定當然也有這種感覺。」

「塞瓦斯托波爾——『我們的愛情的城市』！在這個不幸的年月裏我幾次想到這個城市，想到我和安得烈在這個城市裏度過的優閒快樂的不可重覆的日子。」

我的心情很難安靜下來，因為這八個月裏，我每天想着塞瓦斯托波爾，帶着深藍色或綠色陽台的光亮的房子被毀成石灰屑的塵雲，被炸死的兒童落入泥土的花壇裏，炸彈炸碎的馬路上的地瀝青破屑亂飛發出噓聲，被火包圍的筱懸樹和刺槐花樹都燒成了焦炭。

「然而這個城市——或者說得更實際點，我們撒離的這個城市——終究是我們的。乾燥的玫瑰色的塞瓦斯托波爾的土地是我們的。生有小的白色蝸牛的草原，海，赫爾松涅斯燈塔，巴拉克拉瓦城，和淡紫色的費奧連特海角附近的懸崖都是我們的。我曾在這個懸崖上輪過，兩手放在頭下邊，我這樣在克里米亞的中午時候陷入幸福的昏睡中。」

「但是現在這一切都被德國人搶走了。」

「我的安得烈沒有了，我們的塞瓦斯托波爾沒有了。還有我——那個從前年青而幸福的我——也不存在了。現存的我是個跟從前完全不同的另一個我——一個孤獨的當工程師的女人彼特羅夫娜。現在這個女人在工廠區域憂愁地走着，伏爾加河風吹起的塵土籠罩着工廠區域。」

「然而我的靈魂不在這兒。我的靈魂在那天塞瓦斯托波爾的光輝燦爛的世界裏活着。那時我年青。那時我年青，我被人戀愛着，我穿着短袖的毛巾衣服，還有安得烈陪着我——我們活潑，幸福，還有點兒陶醉。

「我對你說過我同安得烈快活而幸福的過了這一天。我不怕把這件事重述一遍。這真是我們的紀念日。我們知道這是紀念日。我們紀念了它。

「在塞瓦斯托波爾時候，我們醒來，兩人的眼睛互相釘着看，我們又一次熱烈地接吻。時間是大清早。我們先跑去洗澡。洗澡時間過久，我們有點兒冷。我們進了一家小食店大吃凝乳，裝凝乳的杯子很堅牢地黏着紙，我們用錫製的小鏟匙弄紙戳破才吃到凝乳。吃完凝乳之後，我們在大街上走。天氣很熱。安得烈脫掉了上衣。我拿着我的上衣，後來搭在我的肩膀上，用我的手指做爲衣掛把它掛住。

「安得烈把他襯衫的袖子捲到肘部以上。我看見他的臂腕有點兒粗糙。但是我很喜歡他的兩隻粗糙的臂腕。我看他的臂腕，彷彿我頭一次看見似的。

「我拉起安得烈的臂腕，把我的赤裸的臂腕放到他的臂腕上。

「他的臂腕大，我的臂腕小；他的臂腕熱，我的臂腕涼。但是我的臂腕和他的臂腕合在一起彷彿構成了一個東西。我用親切的心情看它好似看自己的孩子一樣。

「我把我的手指夾到安得烈手指的中間，我用盡我的力量握他的手。他扭轉頭，笨拙地在我耳朵附近吻我。

「你瘋了麼？在大街上，在一切的人的面前！」

「怎麼？叫人們看見會嫉妬麼？」安得烈說，他攙抱我的腰。

「我們租了小船，慢慢地沿着岩石海岸向赫爾松涅斯航行去，看看古的發掘情形。我們看見地下用特別大的磚建築的拱門的殘跡，這種磚是用古羅馬特有的方式燒製的。長着野草的粘土製的漏斗在灰色的天色之下顯得特別又黃又紅，生着細長的淡黃漿果的滿蓋埃及的細枝從古牆上斜垂下來，在日光之下，牆上的獸類走過的足跡可以看見，還有小的土耳其甚至的蜥蜴。

「我們在冷寂的博物館的空虛涼爽的房间裏走。這兒牆邊立着粘土製的古希臘式的大的兩耳瓶子和裝酒，水及油的細軟瓶子。

「展覽櫃檯的玻璃下邊，放着半磨蝕的好像小樹葉似的薄的古銀幣，陶器的碎片，漁具，箭頭，銅像，平面燈台，鋤子，木梳。

「喂，我們走罷，還沒有看夠麼？」我不耐煩地說。

「但是安得烈不慌不忙地從一個櫃檯走到另一個櫃檯，聚精會神，很覺得有意義地看那些展覽的東西。

「好罷。」他嘆了一口氣說。『從這裏可以看出先前人們做了些什麼。看出他們怎樣做買賣，怎樣做戰，怎樣戀愛。這是有教育意義的。』

「我們從博物館走出來時候，我們在出口的一塊大理石的厚的墓石旁邊站了一陣。這塊墓石的上部是半圓形，好像是個誌記死者的碑石。因為年代已久，它已變成灰黑色的了。但它立在那兒仍然

是個令人注目的東西。墓石上面刻着字，安得烈開始讀起來。那些字是拉丁文，但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安得烈居然把那些字完全念出來了。

「*Hic iacet Anlus Terencius Balbus Centurio Princeps II Marco Aurelio, Regnata.*」安得烈念完了。「這是另一代的事情了。你明白不，尼諾齊佳？」

「我一點兒也不明白。」我說，我笑了。

「那麼，你看，」安得烈說，他緊緊拉住我的手。「這個意思是說這個大理石的下邊埋着一個名叫奧魯斯的人的骨灰，把這些字譯成俄語，它們的意思就是：著名的羅馬皇帝奧萊留治下的第二軍團第一百大隊隊長。現在明白了罷？」

「現在我明白了。」

「啊，這個古羅馬的干涉者現在到那兒去了！」安得烈的眼睛閃着光，他咒詛着。「到了克里米亞就到了他的絕地！你看，他在這兒把他的粗野桀傲的腦袋賣了。」

「我們回到塞瓦斯托波爾時候，我們看了黑海艦隊的演習射擊。第一艘戰鬥艦剛從赫爾松涅斯燈塔附近列陣出現時候，一排綿長的火焰的舌頭迅速地從灰色的船舷上射出來。戰鬥艦上煙霧迷漫，過了一分鐘地平線上相繼升起了六道白色的噴泉。同時我們聽見雷似的爆炸聲音，這種聲音直到現在才進入我們的耳聾。沉重的迴聲好像生鐵球在無盡的大理石上滾動一樣。但是當這個聲音還沒有消散而且變為輕微的時候，我們又聽見遠處的爆炸的聲音，新的迴聲跟在到達大海某個地方的舊的迴聲的後邊響了起來，然後這兩個迴聲又一次相繼響起，這次音響微弱，最後消逝在很遠的地方。」

大概是在巴拉克拉瓦的山棚裏。

「這是炎熱如焚時節的黑海上非常美麗的平時景色，有一會兒的工夫我靜靜地貼在安得烈身上，彷彿對他說他應該保護我使我不受到災害。」

## 十八

「我們回到塞瓦斯托波爾，」彼特羅夫娜繼續說，用大衣蓋住她的腿，因為這時候天氣涼了。「到吃中飯時候還早。安得烈拖着我到了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戰史的博物館裏。」

「安得烈謝其加（安得烈的愛稱），一天看兩個博物館不太多麼？」我抱怨地說。

「博物館裏有銅砲，生鐵的砲架，腐蝕的旗幟，很大的張滿船帆的帆船時代的巡洋艦詳細的模型。到處有比人稍微高點的木製櫃檯，櫃檯上邊放着各種模型：歪扭身子的粗野的水兵，執着砲刷的砲兵，掘地道的工兵，穿着肥大的布軍裝的做奮被打擊姿態的步兵。特別生動地留在我的記憶裏的是這些模型光澤的面孔——黃的，紅的，長着大的髭鬚和突出怒目的全像自然人類顏色的面孔。他們的衣服上有小的衣袋。」

「輕微腐蝕的氣味，停在博物館炎熱的不動的空氣裏。」

「但是這一切帆，變黃了的旗幟，尖角旗，砲彈，船錨，護岸用的束薪，和貝爾丹式步槍——這一切都非常有力地刺激起人們對於過去俄羅斯光榮的感觸；我看見安得烈的眼裏已經有了淚了。」

「炎熱如火的克里米亞的目光繼續照射着。配着晒熱的銅插關和窗台的正正高高的博物館窗戶，

後邊露出了深藍的天空。窗戶旁邊籬懸樹的網狀脈葉子放着生動透明的光亮；樹上掛着豐富的果實；還有蓋着脫了皮的阿月渾子果實的樹幹——好像隨時在使我們想到我們的愛情和幸福。

「我們很餓了，我們在林蔭路公共食堂的陽台上吃中飯，那兒有海風吹着潮溼的桌布。我們吃得  
很滿意。」

「我們吃中飯時候除去吃酸菜湯而外，還吃了兩份十分可口的用羊油炸得很焦的熱肉團子，我們並且用了一瓶啤酒佐食。」

「白晝是很長的，到晚上還有很久的時間，我們又在街上踴躍，我們碰見一個冷飲攤便止住步喝點漿水或滾沸過的滋養的冰鎮麥酒。」

「最後我們走到圓形建築物『巴諾羅瑪』附近。」

「我們在這兒的照相館照了一個相，相的背景是滿罩塵埃的大花壇，花壇裏長着賞玩用的好像毛毯上的圖案似的花草。」

「我們照完了相就進了『巴諾羅瑪。』」

「我剛順着小梯子上到周圍有鐵欄杆的圓屋頂廣場時候，我立刻看見我的四面一直到天際都是乾燥的塞瓦斯托波爾草原和熱得變了色的淡紫的穹倉。在廣闊的空間裏有放光的平頂的屋子。」

「有個地方現出一個港灣，港灣裏泊着生火的艦隻。」

「我看着壁上的圖畫。」

「法軍在煙幕之下從山峽攜着戰鼓和展開的三色旗向山上進攻，穿着帶紅肩章的藍色軍服長着西

班牙人式的鈎鼻的軍官在後邊伸着指揮刀。但是在他們往上攀攻俄軍稜堡的地方，銅砲輪在破砲架上，砲彈亂放在一旁，受傷的水兵和大砲瞄準手的後脖頸都爛了；這是受了迫擊的敵人的打擊。

「在另一個地方，大行軍神像的前面燃着臘燭，穿着 澤的袈裟的牧師在做冥祭。他手裏端着香爐，一縷縷的香煙不斷地散出來，香灰不斷地落下來。地上躺着用大衣蓋着的陣亡的兵士，穿着皮靴的一動不動的腳從大衣下邊突出來。

「我和安得烈高高地站着，正站在這個靜默固定的戰鬥的中央，站在迷人的緊張的靜寂和可怕的偉大的景象的中間，彷彿我們也暗中參加在裏邊似的。

「突然間有了連續六次巨大的清晰的響聲，這是六發大砲的射擊——砰，砰，砰，砰，砰，砰！這六發射擊十分清晰十分沉重，彷彿就在我們眼前，我覺得所有的圖畫都突然活了，連同它的砲，戰鼓和旗幟一齊向我們移動。

「我害怕了。但是同時我也明白了這是由停泊場傳到這兒來的大砲射擊的聲音。

「隨後，有幾架飛機在『巴諾羅馬』圓屋頂上低低地飛，飛機的吵聲傳入我們的耳聾。

「現在已是另一個時代了，」安得烈說。「現在完全是另一齣戲了。天哪，那時還沒有飛機。你看，我們的海軍轟炸機已經做完演習射擊回來了。」

「太陽快落時候，我們坐在海邊上，我們下邊是林蔭路，我們看太陽怎樣落在水裏。

「我們上邊有軍樂隊奏樂。空氣裏散着沙礫，玫瑰和木犀草的香味。這兒有拖鞋的聲音，散步的人們的談笑的聲音。分遣隊的艦隻一艘跟着一艘地從防浪堤附近進了港口。水上飛機在塞瓦斯托波



爾城上空兜了最後一個圈子落在溝灣裏，激起許多泡沫，然後跑向它們的泊碗場。

「安得烈坐着把他的兩條長腿再行前伸，把他的鴨舌帽斜額前拉，他吸着他的煙。他一直向前望着海。他的刺了鬚的大嘴閉得緊緊的，他的顎部是瘦的。」

「你想什麼呢？我的親愛的。」我問他。

「想你自己，」他深思地說。「也想這塊小小的土地，我在這塊土地上曾跟你一起坐過，我們曾在這塊土地上互相愛戀過。」

「好美的半島呀，」我說，我拉着他的手。「你不同意我的意見麼？」

「同意的。這個半島美極了。再沒有比它更好的了。但是，親愛的，你沒有想到今天一天我跟你在這個半島上走有時候我們是在人骨頭上走麼？成千的，成萬的，成百萬的人的骨頭上的。」

「人死了。」我說。  
他斜着眼睛看我。

「我說的不是死的人。我們人總有一天是要死的。我說的是殺人的人。那麼請你看，這個小小的土地和我們整個地球這顆行星比較起來小得多麼可憐呢，但是你知道在這塊小小的土地上已經有過多少次最殘酷最流血的戰鬥麼？而且究竟爲了什麼呢？你想奧魯斯這洞羅馬軍人在他的義大利不慚意麼？我向你保證他在他的義大利顯然是很好的。義大利的氣候優美溫暖；有糧食，有酒，在乾酪，有肉，有蜜柑，有葡萄樹。他可以坐在家裏，可以耕地，閒暇時候可以讀讀維爾吉里的作品，可以養兒育女，可以用他本國的大理石創造最美好的藝術品。有什麼不如意的呢？尼諾齊佳，你能

拒絕這種天堂的生活麼？但是被貪慾的征服了的奧魯斯拒絕了這種生活，他戴起鋼盔，佩起雙劍，執起長矛，坐上船從他的義大利出發到了他見鬼的克里米亞海岸，到了對於他完全生疏的赫爾松涅斯。有人要問他究竟爲了什麼呢？說得妙聽點，爲的是把一塊新的殖民地併入大羅馬帝國，說得簡明點，爲的是掠奪。於是他掠奪，燒殺，迫害，直到一個天朗氣爽的日子他自己被人用石頭打死或者用他那時號稱最新的軍事技術決定者的雙刃劍殺死。你知道巴拉克拉克瓦城的熱內亞人的城堡的遺跡能？也許熱內亞人也到這兒掠奪過。只是他們對於這種掠奪給起了一個更漂亮的名字：自由貿易。但是熱內亞商人從事貿易時候慣於使用十分特殊的方式：一隻手拿着秤和尺，一隻手拿着槍。這是海盜。這是匪賊。所以我同你攀登過的這些畫兒似的遺跡，周圍一百俄里都有人骨頭。」

「都有人骨頭麼！」我說。「但是現在——你看，多麼美麗呀：田野，草原，畜羣，葡萄園。：

「噢，噢！」安得烈大聲叫了起來，他的眼睛放着光，「你說的話真對。這周圍是美麗的。這是因爲，天呀，人類的歷史不是由一次戰爭構成的。倘若人類的歷史上只有一次戰爭，那麼你我在人世上都不會有了，而且什麼東西都不會有了。勇敢的，強大的，正義的人民創造文化。但是像奧魯斯這種匪賊却毀滅文化，他真該死，該死，該死。……」

「紅色的輝耀的太陽低低地懸在海水上邊。海浪順序地一條條地逐滾，太陽的影子在光彩的海浪上奔跑。但是現在太陽越低了。它失去了光輝，變成了深紅色。輕風從海上緩緩地吹來。它好像熨斗熨布似地平壓着海水，於是海變成了暗淡的深藍色的——靛青色的。「狄納摩」水上體育場裏杆

上狹窄的旗帶顫動作響。天氣涼起來了。我身上重起雞皮疙瘩。

「安得烈把他的外衣脫下穿在我身上，我包在他的外衣裏默默坐着，我低下頭看到了他的大衣襟上的紅旗勳章。」

「爲了什麼受勳呢？」我問他。

「爲了寒帶飛行的成績。」他說。

「我們靜默着。我從被風吹亂的安得烈的頭髮下邊，偷看我的肩膀寬闊的和胸部被太陽晒得一塊深紅三角印子的安得烈。那個印子在雪白的內衣的襟部上顯露出來。」

「哎呀，」我說。「難道什麼時候戰爭還要重覆麼？」

「一定的，」他用詛咒的口吻說。「甚至不久就要爆發。」

「然而這是可怕的呀，安得烈。我不願意再有戰爭。」

「那麼你以爲我願意麼？我也是不願意的。」

「而且誰也不願意。」

「可嘆，」安得烈嘆了口氣說，「現在世界上還有許多沉溺在奧魯斯那種貪婪和暴亂精神中生活着的強盜。他們不容忍這樣的思想——就是世界上須有幸福，自由，年青，獨立的國家存在，這種國家不靠欺騙，掠奪，殺人，徒刑，和壓迫的法律生存，却是靠高超的優良的合乎人性的愛情與正義的法律來生存的。世界上的一切黑暗的勢力早晚一定用刀槍攻殺我們。這些匪賊覺得他們比我們強大。從羅馬軍人與魯斯時代！不，從比那更早的時代，從聖經殺死弟弟的的卡因時代開始，他們

就習慣了，認爲真理是在力量裏的。但是他們真見鬼，他們想得大錯而特錯。因爲真理不是在力量裏的，力量是在真理裏的。我們有真理，所以我們有力量。尼諾齊佳，你知道，他們還以爲我們有力量才有真理。啊，惡鬼！」安得烈大聲叫起來，用拳頭擊他的手掌。「我的偉大的朋友奇加洛夫的話是對的。他跟我說：——安得烈，我們同你研究什麼呢？我們同你要成爲典型的驅逐機駕駛員。我們的神聖的事業是從天空打死和驅逐任何拿着武器侵略我們的惡棍。——你知道，尼諾齊佳，我幾次請求把我從民間航空調到軍用航空——調到驅逐機隊裏。但是我沒有得到許可。難道我已經老了麼？」

「你別想法子讓我誇你啦，」我說。「你不老，你神奇，你年青，我很愛你。」

「我把我的手指放入他的手背縫裏，我用盡我的力量握他的手。」

「你明白這個麼，安得烈？」

「我明白，」安得烈說，他笑了。「但是我們還得鬥爭。爲了自己的幸福必須鬥爭。然而在生活中我遇着了你也是幸福的！」

「黯紅的太陽接觸了地平線。它很快落入深藍的有風的海裏。一會兒水上只留下它的好像一小塊石炭岩似的上面的邊緣。大砲響了，太陽的邊緣也落入海裏了。周圍立刻黑暗起來。黃色的燈籠爬上了停泊場裏的桅杆。」

「我們回去罷。」安得烈說。

我們手撐在地上站了起來，慢慢地走回上邊。

## 二十一

「唉！」彼特羅夫娜說，「我又想起六月四日那個悲哀的日子的情形了。『我們的愛情的城市』塞瓦斯托波爾的淪陷似乎是不能忍受的。但是我依然忍受下來。生命似乎比死亡更有力，於是生命戰勝了。」

彼特羅夫娜沉默起來。周圍一切都是靜寂的。月亮顯明地向西移動。天上漸漸起了片片的薄雲。天色變得有點兒黑暗了。參謀車裏的打字聲已經中止了。我們微微聽見行軍發電所的小馬達在什麼地方發出唧唧的聲音。

西方的地平線上有探照燈的深青色的光柱升高起來，並且向四下移動。

「那是德國人的探照燈；是從奧勒爾照出的。」走向我們的哨兵說。

「彷彿很近呢。」彼特羅夫娜說。

「不遠。」

哨兵站在我們附近，他打了個哈欠，然後走了。他走的時候說：

「這是這羣壞蛋從奧勒爾往出放探照燈最後的一夜了。明天我們就攻擊他們。」

上校從參謀車裏出來，手裏拿着大衣。他按明了手電筒找我們，他來到我們跟前。

「沒睡麼？」

「沒有，上校同志。我們在談話。」我說。

「主要地是我談話。」彼特羅夫嫻說。

「必須睡，不要談話。」上校說。「你一定冷罷，彼特羅夫娜。因為冷，所以你沒睡，拿這件衣蓋上罷。」

上校站着，他直打哈欠，他說：

「噢，現在莫斯科的情形怎樣呢？你們還沒有告訴我——藝術劇院又開演了麼？」

我想答覆他，這時來了喧噪的聲音，裝甲車在黑暗中疾馳着。有人坐在裝甲車的跑塔上，裝甲車突然停住了，坐在砲塔上的那個人跳到地上；急忙跑到上校跟前握住上校的手，他小孩似的啞着嗓子說，碰到R字母時候故意顫動他的舌頭：

「上校同志，這是軍團長的緊急的信。」

這是個聯絡官。

上校拿過信來，把信拆開，在電筒光的下邊看過。

「好罷。」

「沒有回信麼？」

「請你口頭轉告——二十分鐘後工兵就出發。」

「是，我口頭轉告——二十分鐘後工兵就出發。」

「將軍在那兒呢？」

「在渡口上。」

「請你轉告這兒有軍參謀處的緊急密碼。」

「是的，現在我可以走了麼？」

「去罷。」

聯絡官迅速轉過身去，跳上裝甲車，他把腿向前伸着。

「到渡口上！」他用斷續的稚氣的聲音叫着。

裝甲車開動了，一會兒便把聯絡官端莊的小小的身影帶到黑暗中一起消逝了。汽油的煙氣散漫在草上，上校趕快回到剛才發出打字聲的汽車裏。德國人的探照燈又轉動了幾次，然後熄了，彷彿把燈焰蓋上了。蟋蟀在謹慎地鳴着。

彼特羅夫娜把上校的大衣展開，然後把她自己裹在大衣裏。

「我們工廠裏似乎沒有一點兒變化，」她說。乍一看，一切都跟先前一樣。但是實際上有了許多新的事物。

「例如我叫赫佳試着在三架機器上工作，他卓越地完成了他的任務，於是他又把小小的紅旗從穆霞的機器移到他的機器上。赫佳還發了驚人的誓言說他這一生不能再讓人們看見這面小小的紅旗插在穆霞的機器上。」

「穆霞惡意地抿着她的小嘴，但是她的鼻子紅了，她眼裏閃着淚光。她抽動着肩頭，她說：『你看着！』」

「我繼續把我的時間差不多完全消磨在工廠裏，但是這時我已不感覺十分孤寂了。溫良茲和的伏

朗尼茨卡雅伯母多多幫助了我熬過我的痛苦。我不時接到別佳的信，他給我描述他的前線生活，回憶過去；我寫信告訴他我們工廠的情形，有時也回憶過去。

「十月裏我從工廠到這兒來，到伏爾加河中游來。戰爭的第二個冬季已經臨近了。我們工廠經理部裏掛着一張畫着河流的蘇聯大地圖，看看那個地圖真使人驚駭。形勢比去年這時似乎越發可怕。」「人人嘴上掛着史達林格勒這個字。他們用嚴肅的情緒，驕矜和痛苦說史達林格勒這個字，不久以前他們就用這樣的情緒。驕矜和痛苦說過塞瓦斯托波爾這個字。

「爲了工廠的事情，爲了五金飛到史達林格勒的克里克回來肩部和腿部受傷了。他一隻手用帶子懸着，他撐着手杖匆忙地在工廠各處一瘸一拐地走，他仍照常被代辦和幫助包圍着。

「啊，尼諾齊佳，」他說。他在我身旁站了一會兒，他的眼睛閃着逼人的光亮。『簡直差一點再見不上你。但是五金終於裝上船了。裝了兩船，你絕想不到裝船是多麼困難哪！』

「裝船困難麼？」

「裝船困難麼？困難極了。說起來，人是最寶貴的，人人親自動手。我也親自從岸上往船裏搬，我搬的數量不下一噸。你知道我那件褐色革製大衣罷？那還完全跟新的一樣哪……但是現在都碎了！德國人每半點鐘空襲一次。他們襲擊碼頭和船隻。總而言之，他們毒辣極了。你看我現在這個樣子，但是感謝上帝，我的骨頭治療好了。不過，這沒有關係。這是我的責任。我們領不到良好的鋼和其他一切東西。工人們說：——我們最需要的就是五金！我大聲地喊叫：——工廠好多房子裏還存着五金，你們現在要五金有什麼鬼用？——但是他們說：——沒關係。各有各的用處。哼，你



見鬼！——尼諾齊佳，你知道我給人民委員會打電話沒有打通，他們沒有得到確實的保證時候——他們沒有得到五金的時候，我是多麼着急呀。但是我終於把五金弄到了。在萬難之中弄到了。這是一篇完美的史詩。」

「但是史達林城呢？」我問。

「城麼？城在燃燒。德國人的飛機遮黑了天。真可怕！」

「德國人沒有把史達林城攻下麼？」

「史達林城麼？你敢這麼想麼？」米里克嘆了起來。「他們要在史達林城吃苦頭呢！你看着罷。」他用手指作了一個輕蔑的表示，然後一擱一擱地很敏捷地往別處走了。

「一會兒我聽他在遠遠的什麼地方又發出雷似的聲音：

「什麼？一公斤都沒有！到了十二月連一公斤那沒有了！」

「空襲警報已經發過幾次了：這是德國夜間轟炸機從南飛來襲擊這個城市的。那時我們的探照燈的光柱在煙雲迷漫的天空，在沒有停過一秒鐘工作的黑壓壓的工廠的上空搜尋敵機，我們的高射炮開始急速從屋頂上射擊，一會兒天空便佈滿了紅色的防禦砲火的火星。

「薄明時分，屋頂和大街都蓋上了白霜。伏爾加河上流着薄冰。從史達林格勒載來難民的成羣的輪船在洄水裏——像去年一樣——嗚嗚地響着汽笛。冰冷的東風從電車鐵路上帶來了塵埃。窗戶沒有裝設玻璃而裝設三合板的車廂在拐灣時候發出乾燥的軋軋的聲音。擴音機附近的角落站着背向着背向着風的黑壓壓的人羣聽早晨的報告。」

「堅持下去麼？」遲到的人問，他趕快加入人羣裏。

「堅持下去。」人羣裏的人回答。

「一會兒，人們四散了，他們把凍紅的手深深地插在衣袋裏，背向着風，他們臉上蓋着沙塵。

「史達林格勒是我們的光榮的城，是史達林的城。人民不能含羞忍辱地把史達林格勒放棄給德國人。」

「人民沒有放棄史達林格勒。」

## 二十·

「十二月底，那是在我長時間沒有接到別佳的信以後，別佳出乎我意外地來了。他像上次一樣是來點收飛機的，他很忙，他只跟我消磨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早晨他便飛回前綫去了。」

「這個短促的見面使我很高興。這個見面不但加強了我趕快去看安得烈墳墓的渴望，而且我確切知道這是能夠辦到的了，因為這時候我們已經在史達林格勒附近粉碎了德寇，而且把他們趕往西面去了。」

「不久以前看着駭人的地圖現在好像磁石一樣吸引人了。人們的眼睛離開它是困難的。現在擴音機前的人羣很長的時間不散，聽着全城聲震如雷的有力的合唱『列寧的黨，史達林的黨，勇敢的布爾雪維克黨。』這是我們勝利的讚美歌。」

「一切都好極了，一切都是奇異的。這個冬季是罕有的冬季。大風雪包圍了嚴寒。猛烈的旋風從

伏爾加河帶來了乾燥的雪雲。工廠大門的裏外，人們的胸部蓄着很多的雪。風把地溼青路吹得發亮。

「伏爾加河冒着白色的雪煙。」

「人們穿着瓦連基靴在堅硬的雪上走，哈着氣，惡狠狠地說：

「好天氣呀。這種天氣是適當的。必須這樣。再冷一點。現在讓頓河的德國人留點神罷。」

「但是不久寒雲散了，寒冷的陽光照入城市，伏爾加河的雪裏和伏爾加河附近的森林裏呈現各種顏色，這是筆難盡述的美麗，說得更確切點——這簡直美妙極了，甚而是迷人的。」

「就在這樣的一天裏，佳烈了。這完全出乎我的意外，我心裏沒有這個想頭。他來信也一次沒有提過他來的話。但這天我是整日在工廠裏度過的。我的心情說不上來地輕鬆興奮。我想到近來影響了我的一切：我們的勝利和工廠裏優良的工作——我們榮獲了國防人民委員會獎勵的旗幟——和最好的天氣。」

「我早早地回家了。我想一個人呆着，一個人消磨我的時光，一個人走路——這是我好久沒有嘗試的一種需要了。」

「太陽剛剛落下。西面特別潔淨的青綠的天空裏寒冷而明亮地燃燒着薔薇色，綠玉色，檸檬色的光帶。這些光帶在冰冷的烈風裏顯得越發亮越發冷。看着這些光帶令人怪難受的。」

「噴水泉上的噴管，冰柱，兒童們在房前空地滑開的一條條的冰帘都破亮晶晶的金光照射着。」

「列甯像附近的圓形廣場裏放了大株的青松，這些青松是代替一般的長了一年的樅樹的。」

「這裏邊也存在着一些令人興奮的東西。」

「我對於這一切知道得詳細極了。」

「我在「格蘭多台里」附近的十分長的筆直的古比雪夫大街上走，大街上停着蓋雪的插着外國小旗的漂亮的汽車。」

「疾速的風用驚人的力量在這條大街上吹。我的耳朵凍了，我的面頰硬得像蘋果一樣。女郎們穿着軍用大衣，大耳帽子和靴子，面頰很紅，眼睛很藍，露在帽子外邊的捲髮罩着白霜，走到風特別急的角落時趕忙跑過去。我也用力踏着瓦連基靴子跑過去。一串馬車從碼頭軋地走上山去。濃密的冬季的馬毛蓋着白霜。馬的鼻子裏呼出了熱氣，但是風把這種熱氣吹斷了，而且好像棉絮似地給吹走了。」

「我臉背着風，努力連氣都不換地跑到家裏。大門附近有兒童們滑走的一條長的冰道。這條冰道突然刺激起我某種遺忘了的兒童的天性。我開始跑，然後我把兩腳一隻前一隻後地放在冰上溜。我幾乎還沒有停住腳時候，一個穿着皮大衣和毛裹靴子的飛行員彎下腰從側門進來了。我由不得立刻用我兩隻手握住他的肩頭。他是別佳。他是意外地慌張，以至不能掩藏他的慌張，他簡直不知所措的樣子。他站在我的眼前，他穿着灰色的捲毛的狗毛長氈靴，膝部繫着大的帶子，他的臉是紅的，有點兒粗糙。他的大衣領子遮了他的嘴，他的呼氣使領口結了白霜。我們一點兒也不慌張，但是我無限地歡喜。」

「我們好久好久不見了，」我說，我握住他的腕子。「我喜歡見你，但是你不能來，現在你終於

來了。」

「今天來了，明天就得飛回去。」

「你是從史達林格勒來麼？」

「從史達林格勒來。」

「你彷彿有點兒改變了，是不是呢？」

「我也這樣想。」他說，他笑了，他的褐色的處女似的眼睛依然放着明亮的光。

「前綫的情形怎樣呢？」

「我們的情形不好，但是德國人的情形更壞。」

「他的音聲是粗硬的，嚴肅的。」

「我給他倒茶喝。他靜靜地喝了六小杯茶，然後他漸漸恢復了常態。伏朗尼茨卡雅是做第二班工作的。所以這時家裏只有別佳和我。他喝茶時候試着不太粗野地咬茶裏邊的糖，我觀察他的臉。真的，他這次改變了。我說他改變不是說他變得老了，而是說他變得越發成熟越發堅決的樣子。他的臉——倘若除去不大令人注意的顯顯上的灰白頭髮之外——大體跟從前一樣。然而他臉上的表情變了。從前他臉上的表情主要地是頑皮的狡猾。現在那種狡猾雖然依舊存在，但主要地是不可征服的堅決的表情了，我甚至可以說那是殘酷的表情。他的眼睛稍微縫着，眼睛下邊顯出乾燥的細的皺紋，但是鼻梁上面的額部現出了新的強韌的線條，這種線條使他有點像安得烈，至於如何像法，我也莫明其妙。真的，戰爭在每個人的臉上都留下了它的印記。」

「天黑了。燒得赤紅的電爐上的圓片。變得特別顯著了。我又把紙窗簾放下，又把黑罩子罩在電燈上。我們又像上次別佳來時一樣談起安得烈。談了很久。後來我們的談話突然中斷了。我們沉默了很久。好像沉靜的幽鬱的天使飛來了。」

「彼特羅夫娜，」別佳突然堅定地說，「你記得你同我們到歌劇院看歌劇麼？實際上，」他羞怯地添說，「國立布爾朔伊藝術劇院是蘇聯比較好的劇院。你什麼時候還去一次呢？你知道到劇院裏看劇對於前方作戰的人是個很大的夢想。」

「我不願意到劇院去。我已失掉了一切看熱鬧的習慣，我也感覺不到這種需要。但是我若損害了這個從前方突然來到後方而且逗一天就走的人的興緻，我未免太無情面了。於是我換了衣服，我們到暫時出演布爾朔伊劇院戲劇的文化宮去。」

「天氣變了。暴風雪開始了。」

「別佳跑到售票處，但是失望地回來了。因為今天是星期一，沒有戲。但是今天演蕭斯塔科維齊的『第七交響樂』。」

「這也很好，」我說，「我們就聽音樂罷。」

「整整一個晚上就是一個沒有藝術家的交響樂！」別佳愁苦地說。「尼諾齊佳，也讓你跟着我倒楣。怎麼辦呢？」

「但是沒有別的選擇。別佳就去買票了。」

## 二十一

「交響樂的第一個聲音就使我陷入習慣了的回憶的世界裏。

「你大概也聽過第七交響樂罷？」

「起初我覺得音樂裏一切都很好，但是緊跟着我就想起炎熱的下着一點小雨的夏季的早晨。我走過別墅區去接杜霞，她說她坐十二點鐘的火車來。我的心神輕快安甯，我覺得一切都好極了。夏天我們從不住在城裏，在鄉下跟一個集體農場農人租房子住一直住到九月。母親一向住在鄉下。我們同父親——因為是忙碌的做工的人——在時間許可的情形之下常常去看她——但是從星期六到星期日，這段時間裏必須去看她。

「我和安得烈已經成了夫妻，但是我們沒有住在一起，因為他在莫斯科沒有房子，他差不多總是在北方的，他在那兒經常準備作遠程的北極飛行，我自從在塞瓦斯托波爾和安得烈見面之後，由於各種機遇，我們又見過好幾次面，不過每次的時間不長。但是這年夏天六月底他約定他要來跟我們在鄉下住一直住到八月。但是到了冬天我便遷到莫斯科民間航空隊新廈的美好的一組房子裏和他住在一起了。

「我期待安得烈來，但是我不覺得特別焦燥。我們十分熱烈十分忠實地互相愛着，我覺得我們眼前是久遠的幸福的生活，感到一種快樂。

「我們當然彼此通信。但是安得烈沒告訴過我他來的確切的日子。從他愉快的詳細的信裏包含的

一些暗示，我得到了一種根據推測他在準備，叫我喜出望外，他打算出乎我意外地來。我每天等待他。我到車站去接杜霞，但是在我的心靈深處，我確信我是到車站去接他的。

「我特意從家裏早點兒出來，並且選擇最長的道路順便散步。」

「起先我在松柏樹林間空地上走。樹林是特別靜默的，在陰鬱的六月的日子裏樹林常是這樣的。淡青色的煙霧停在多脂的黑色的松柏的新綠中間。平常在星期日時侯有許多從莫斯科來這個樹林裏遊玩。樹上枯枝常有折落的碎拍聲音，此外還時常有人發出呼叫的聲音。但今天樹林裏是很靜的。只聽見蒸汽凝成小水滴的滴落的聲音。我認爲這種靜寂是壞天氣的預兆，但是我終覺得這種天氣是不愉快的。」

「後來我橫過被夜雨洗成深藍色的平坦漂亮的莫斯科到明斯克的公路幹綫，這條幹綫很寬，兩旁有樹幹塗白的樹林，所以這條幹綫顯得很好看。滿載某種辦公室傢俱和牀舖的卡車，從我身旁向明斯克方向馳過。傢俱上坐着紅軍士兵，車上罩着棚子，棚子被雨淋成綠色的了。我想這大概是往軍營裏去的，但是有點兒遲了。甚而這樣好的景物都不能使我高興。我又往前走去。」

「再往前走又是樹林，不過這些樹是另一種了。這是不好看的罕有的松柏灌木，樹身是赤裸的，樹頂很小，又有很多泥土。這種不好看的枝葉缺乏的灌木往往在化學工廠附近才有。這是我頭一次看到。沿着這個灌木樹林有兩個戴着灰色圍巾的老太婆一直地跑。她們手裏提着空籃子不時回頭看。這兩個亂步跑着的老太婆和這些沒有色彩的灌木越發使我不愉快。她們叫了起來，她們的聲音好像交響樂中二等樂器錯了音符似的。」



「爲了急忙避免不愉快的邂逅，我便加速了步伐。我繞一個美麗的古池走，池的周圍是古樹。銀灰色的雲朦朧地映在靜靜的起沫的水裏。雪白的鵝從很綠的草地上走向水裏。這是很眼福的。但是先前這兒的那種甯靜現在已經沒有了。」

「音樂裏突然間開始有什麼錯誤。」

「遠遠地米秋林斯克小村的別墅什麼地方有無線電收音機發出斷續的聽不清的聲音。火車站的月台上十分冷落。鎖着門的報亭子旁站着六個人。他們在小聲地談話。我走到他們跟前，他們便沉默起來不談了，彷彿他們不願意我聽見他們說什麼。我站着，我順着站台走下去。他們又談起來了。我聽見他們說到城市的名字——奧得薩，基輔，基什涅輔。這些名字從我的意識旁邊過去了。但是我聽見了塞瓦斯托波爾這個字，於是某種可怕的胡疑在我心裏閃了一下。」

「到莫斯科去的避暑列車風馳電掣地跑來，但是沒有在月台前邊停下。它不停下並沒有什麼稀奇。一切列車不一定都在這個車站停下。稀奇的是星期日上午往莫斯科開的避暑列車通常是空的，但這次却坐滿了人。」

「我認識的一個工程師帶着他的太太和小兒子站在沒有人的月台上，他們沒穿避暑地的衣服。」

「哎呀，莫非出了什麼事情了麼？」我說。

「怎麼，難道你一點兒都不知道麼？」他的小兒子鄭重地說，我看看他背上的軟背囊。

「我看見他太太的十分堅定的面容，我明白了一切。突然間我眼前展開了閃着令人疲倦的微光，沒有生命的一千公里的灰色的戰爭的荒野。但這三個小鼓手向前行進。他們很少把鼓錘打下去，他

們踏着步走。

「我知道誰也不來了，我知道從前的一切今天已告結果。我跑到家裏時，母親已在收拾東西。就在那一天我們回到了莫斯科。」

「但是音樂仍然繼續下去，而且一直錯下去，好像一個人白天於暗淡無力的藍色燈光下在黑暗的樓梯上摸索走路似的——他的步子不會是勻整的。」

荒涼的戰場在城市的附近閃爍，顯出點熱的樣子。樓梯欄杆附近放着沙箱。這些沙子在藍色的燈光下邊發亮。頂樓上放着粗造的鐵夾子和巨大的鉗子。高爾基街新造的大廈商店的陳列窗附近斜堆着許多小沙袋。戰爭好似傳染病一樣在每個房子的窗戶玻璃上畫上了斜的白十字。晚上黑暗的莫斯科是雄偉宏麗的。它的新的光亮的橋，水上長的塔門，它的古塔，它的鋸齒形的牆，克里姆林宮的砲樓和鐘樓——這一切都沉沒在悶熱的空氣裏。晚間街道漸漸黑得像煤一樣。在還未消逝的淡藍的六月天空的明亮的背景之下，全莫斯科站在房頂上的，面向西方的高射炮手和救火隊員清晰地映出他們半面側影來。

「這是莫斯科上空掛起了阻塞汽球的時候。死的白色動物（指汽球）帶着懸鰭飛上天空，漸漸變黑了，飛到令人頭暈的高度，停在光線微弱的星斗中間，幾乎是不惹人注意的沒有武裝的眼睛。」

「小鼓手繼續行進，踏着機械的步子。吹笛子的人跟在他們後邊走，他們的笛子吹得像鴨子叫一樣，音符總是錯的，而且總不能跟步子合作一起。笛子的聲音突然變成尖銳的叫聲。笛子苦悶的不合節拍的假高音在黑暗的城市上飄蕩起來，然後死寂地消沉下去。天亮的時候，人們經過了沒有睡

眼的夜從地下鐵道裏走出來，在交叉點地方各自分頭回到家去，他們在人行道上踏着熱沙子發出軋軋的聲音。炎熱的太陽升到天空，一直照着城市。

「但是小鼓手更倔強更剛毅地踏步前進。現在號角又跟這小鼓稀有的敲打聲聯合起來。號角的稀有的聲音從看不見的地方白旗上的黑十字和黑坦車上的白十字出現了。戰車在街上的烟和火焰裏慢慢移動，暗淡的天空帶着死的面容罩着從地平線上相繼出現的黑色軍隊。」

「加斯傑勞上尉好像火神似地周圍都被火包了，他飛跑着跳入一輛帶白十字的黑坦克車裏。」

「光榮與死在戰鬥的荒野裏堆積了巨大的磨光的石板陵墓。死用黑色的曹灰長石。光榮用紅色的花崗石。我走向安得烈的黑暗的青銅門。門在開着。我吻安得烈的閉着的眼睛和石膏似的嘴唇」

「他已經沒有一點兒氣息了。」

「但是機械似的小鼓手仍在走着，用小鼓鏗敲着鼓配合着他們的不幸的行進——消沉的和單調的聲音。有時他們的行進帶起沙子，這時便幾乎聽不見行進的聲音。在音樂漸漸微弱時候，似乎音樂裏繼續存在着錯誤。工廠歇工了。最後音樂停了，好似停在半空裏一樣，號角又前後有力地響了一次。」

「靜默延續了一會兒，後來突然爆發了鼓掌聲。」

「這時我的意識恢復了。我彷彿從噩夢醒來。我看見華麗的觀廳和揭開幕的時候，放着音樂譜架的舞台。我看見音樂家，我看見提琴的琴頸和彎曲琴弓，穿着硬襟襯衫和燕尾服上佩着獎章的樂隊指揮是興奮的快樂的，臉上呈現玫瑰色，站在樂譜架的附近，用手帕擦了他的光亮的嘴唇，向聽衆

鞠躬然後退去了。坐在政府包廂裏的羅辛斯基同志從自己的座位，站了起來，把天鵝絨椅子移開。

「別佳坐在我的旁邊，一動不動，眼睛半閉着。現在雖然音樂演奏已經中止，但是我覺得音樂彷彿在繼續，覺得小鼓手還在緩步行進，而且每一步都是錯的，一步一歪，一步一停。」

「我們走罷，我們吸煙去」。別佳說，他堅決地站了起來。他穿着難看的長氈靴在我前邊有點一癩一拐地急忙走向出口。

「我明白了。他不願意讓我看見他的眼淚。從擁擠的觀廳裏往出走的時候向四周看，我看見一個穿着反領粗絨厚外衣帶着眼鏡的瘦的年青男子。他急忙地跟提琴師握手寒暄，這是蕭斯塔科維齊。

「我們走到下面的消息室時候，別佳已經完全恢復了正常意識。他用煙斗吸着煙。他用的煙斗是安得烈的，我爲了紀念友情把它送給了別佳。」

「我們站在炎熱的海水色的四角人造大理石柱的下邊。聽衆循着圓形的觀廳從我們旁邊走過。特別引人注目的是英美軍官的本色的毛製軍衣，英美外交官的黑色粗毛大衣，外國記者的編組的寬外衣。埃及的紙煙發出好聞的氣味。暖汽管發出熱來，使人們難以想到現在外面有狂風把大雪吹到伏爾加河上，把月亮吹得暗淡無光。」

「你喜歡這種音樂麼？」我問。

「很喜歡。」他堅定地說。「軍隊必須聽到這種音樂。這是蘇維埃音樂的優越的產品。」

「我們回到座位的時候，別佳拉住我的手，而且輕輕地撫握我的手指。」

「唉，尼諾齊佳，可惜我們的安得烈不在了。他沒有趕上看德國人怎樣在史達林格勒崩潰。德國

人在史達林格勒崩潰是罕有的美景。」

「我問他在前方行旅的情形。」

「現在比較方便了。」他確切地說。

「我們坐在我們座位時候，別佳不時撫弄我的手，他輕輕地吻我的手。這時音樂指揮舉起他的指揮杖，我一會兒又陷入回憶裏——我想起塞瓦斯托波爾海岸上，名叫『水晶灣』的小飯店的一個房間，我同安得烈在那個房間宿夜，我們在炎熱的薄暮的光線裏一起看房間裏的天花板。」

## 二十二

生動的鏡子似的細小的影子時常一閃地從天花板子過去。有時某種不能判明的東西的小虹色影子慢慢地移動。我對於這些影子極感興趣，我不明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安得烈留沙，這是什麼？」爲了解除我的困惑，我終於這樣問安得烈。

「這是現象」，他說，「在物理學裏叫暗箱映畫。聽說過罷？」

「啊，我聽見他的低沉的有魔力的聲音多麼愉快呀，我的面頰感覺到他的圓闊的肩頭。」

「我們學過物理學，我當然知道暗箱映畫是什麼。但是，我立刻就不去想這回事了。」

「我很高興。」

「你的意思是說沒有什麼奇異麼？」我說。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說完全奇異的。」他說。

「你這樣想麼？」

「當然。難道你跟我的關係不是奇異麼？」

「你這樣想麼？」我又說了一遍，我試着盡可能地更深更完美地瞭解他的心情。

「在奇異的時候還能說沒有奇異麼？」他熱烈地大聲說，他簡直是種狂喜的樣子。「你想，你細地想一想。我同你爬入一帶黑暗的小屋子裏，關上了百葉窗，我們覺得我們藏了起來，我們離開了世界。但是人的天性不能忍受黑暗和孤單，甚至兩個人在一起的孤單都不能忍受。」

「我立刻明白他的思想了。」

「啊，我知道百葉窗。但是百葉窗也有個縫兒。一個小小的縫兒就足可透進一線光明了，是不是呢？」

「噢，噢。一個小小的縫兒就足可以透進一線光明了。有了這一線光明，你就可以看到其他的一切。你看，那夠多麼美麗呀。十分鮮明的圖畫般的水晶灣。小小的浪濤，浪濤上邊有太陽的小小的閃光。」

「簡直像天然的大理石。」我說。

「甚至像磨擦過的帶藍道兒的喀山胰皂。」

「你是喀山胰皂麼？」

「我不是，然而我愛伏爾加河。喀山是伏爾加河流域的一個城市。」

「我們因為興奮不安談了些多麼無聊的事物，而我們在一起的第一個早晨又是多麼美麗呀。我叫

他安得留沙，我聽他叫我尼娜——我是多麼愉快呀。我爲了多次叫他安得留沙，我不斷十分鄭重地就暗箱映畫的理由向他提出各種問題，並且要求他給我解釋，真的，我把他儼然當作一個暗箱映畫學的偉大的專家了。

「但是安得留沙，這個東西爲什麼要動呢？」

「這個麼？這個小的東西麼？」

「是的，虹色的。帶着楔形槲的。」

「你看不明白麼？」

「我看不明白，安得留沙。」

「那麼你再看看，尼娜。」

「我仔細地看。我看見那個東西上邊有點什麼熟識的玩意兒。特別是它的動着的一閃一亮的楔槲。但是我們不能辯別出究竟是什麼來。」

「啊？」安得烈說，他打量着我。「啊，你呀！你還是個女學生呢。那是個小船呀。」

「小船！」我大聲說，我突然認出了那個東西。「小船！」

「真的，這是一個小船的奇異的小小的映畫。它是灰色的，紅色的，帶着閃亮的楔形槲的小艇，它稍稍盪盪地動着，它映在我們房間的天花板上，映在交錯的亮晶的海水的微波上。我甚至看出了兩個人——一個坐在船尾，一個坐在槳旁。還有什麼白色的放光的影子閃了過去。但是我毫不費力地把它們辨認出來了。那是海鷗。這時我願意立刻從房間到了廣闊的空間裏，到了太陽光裏，到了

海裏。

「我剛剛想到這個，安得烈就說：

『海水浴去麼？』

『當然去麼。而且要趕快去！不要在這兒把幾天時光消耗掉。』

「我們眼對眼地看着，我們熱烈地接吻。我回到了戰時的莫斯科，莫斯科的房子塗着藍色的，紫色和黑色的幾何圖形。我和他挽着臂在蓋着大雪堆的街上走。這些是一九四二年一月，我不知道這是我們一生中同在莫斯科街上走路的最後一次。莫斯科剛剛解除了德軍的包圍。德軍已被打離了莫斯科。這是我們第一次勝利的愉快的日子。但是在莫斯科還留着可怕的無情的德軍圍攻的痕跡。莫斯科郊外初冬的薄暮的微光在玫瑰色的背景裏照着坦克障礙物，這些障礙物是用黑色的鐵軌交叉構成的，障礙物有一半被雪蓋白了。克里姆林宮的牆上畫着假的窗戶和樹。落了炸彈的波爾朔伊戲院暴露着莎翁名劇『羅米歐與朱麗葉』的偉大的舞台裝置。裏邊有些華麗義大利式的圓柱和噴泉。坦克車在高爾基街上走着，帶着很厚的土白色，把大街上充滿了濃厚的軍用汽油的氣味。天很快就黑了。安得烈的哈氣在他的大衣領子上結成了白霜。戲院廣場上的時鐘開始閃出明亮的藍色的光，「東方電影院」附近……」

「再見罷，那個車似乎是接我的。」

彼特羅夫娜從草上站了起來，把上校的大衣扔給我。天差不多已經亮了。天上遮着灰色的黎明時的薄雲。公路上一輛帆布蓬子的維里斯式小汽車停在我們眼前。帶着藍色鑲邊航空帽的一個空軍少



校從汽車往外看，他制服上佩着金肩章，他的面色是赭黑的，他留着小髭。

「彼特羅夫娜！」他大聲地叫。

「噢，再見，」彼特羅夫娜說，她把手伸給我。「這是薩烏世金少校。因為你陪伴我，謝謝你。請把大衣還給上校。我們也許什麼時候還要遇在一起呢。」

她把旅行包扔進車廂裏，她上了汽車，她向薩烏世金少校走了。  
真的，不久我又和她見了一面。

## 二十三

起初我們彎着腰走，後來我們開始爬着走，謹慎地撥開很密很高的裸麥。  
離我們五百米的地方，我們看見了那兒我們的側面警備隊。

幾個戰士伏在用青麥桿掩蓋着的機關槍巢裏，身材小的，帶着放光而有泥的面孔的裝甲車戰士把他們平射砲的砲身向前遠遠地伸出。一切戰士都有偽裝。他們的鋼盔上邊有寬大的麥桿罩，但是有些戰士的鋼盔上是草織的網子。這種偽裝使他們很像日本的漁夫。

昨天這兒還有德國人。今天夜間已把他們擊潰了。步兵來到之前，我們的陣地是由一小隊自動槍手和裝甲車戰士守着的。

戰士們看見葡萄園而來的將軍，打算站起來。但是將軍氣憤地叱嚇他們。他們又蹲下伏倒，好像托兒所裏的小孩子似的。

將軍跪立着，用手分開裸麥，開始慢慢細心地從望遠鏡裏觀察德軍陣地保護色。

「從這兒到德軍陣地之間的不過半公里的地方是一未分勝負的地帶。」

「可是我們的步兵在那兒呢？」我問。

「立刻就到。」將軍說。他依然拿着他的望遠鏡觀察。

將軍穿着襪質的保護色的聯衣褲，褲腿下邊露出粗糙帶土的大兵的皮靴尖。將軍叫一個砲兵軍官到他跟前來，那個砲兵軍官立刻衝到砲跟前。

將軍和砲兵軍官開始用兩副望遠鏡觀察地形。他們特別注意遠遠的全景上面的花標布似的蕎麥田後邊翠綠的小樹林。

將軍認為那兒是敵人的砲兵陣地，砲兵軍官認為那是昨天被我們打毀的兩門砲。

「地圖！」將軍說，他身子沒有轉動，只是把手伸向後邊。副官立刻把磨得不成樣子的劃了許多記號，折疊得像一塊抹布似的地圖遞到將軍手裏。

他把地圖展開在散佈着打下的麥穗和麥桿的許多灰塵的地上，他看地圖，他十分專心地研究着地圖。

「下令往那兒發四砲，」他說。「他們也許要反擊的。」

「是。」

砲兵軍官爬到他電台跟前。他的電台只是個小小的箱子，天線安在用長三角形綠葉子偽裝的巧妙的竿子上，看法好像人栽的棕櫚樹。

這時空中有什麼東西從我們附近迅速地幾乎毫無聲息地飛過去了。

「追擊砲彈！」有人在小聲地說。

同時發出了兇惡的嘯叫的斷續爆炸聲。我覺得空氣直往耳朵裏衝闖。飛舞的碎片發着哨聲，打落了花和麥穗。小的碎片帶着哨聲打在誰的鋼盔上，令人窒悶的棕色的烟在地上爬行。風推動着烟好像頭髮似地穿過稠密的裸麥的行列。這種氣味儼如放過烟火之後的夏園裏難聞的火藥味和燒焦的紙味。

「德國畜牲的玩意兒麼？」將軍說。

「德國畜牲的玩意兒。」有幾個人回答。

「偽裝得不好，」將軍氣憤的說。「你們像到了市場上似地展覽麼。起來，趕緊走開。必須匍匐前進。明白了麼？挖坑。要完全側臥。」

有幾個戰士側臥着，立刻用知把小鏟在地上挖。但是這時又飛來兩個追擊砲彈。這兩個追擊砲彈在稍微遠的地方爆炸，把它們周圍的裸麥都打倒了，把矢車菊和延命菊根拔起拋到很遠的地方。

「他們在尋找。」有人說。

「就是不要叫他們發現。」

「形式主義者，」將軍說，他脖子上戴着輕便的夏季軍帽，繼續研究他的地圖。「德國人開始按照公式作戰了。拿潛望鏡來。」

小潛望鏡立刻送到他的手裏。

將軍又往前匍匐移動——我覺得他似乎到了德軍陣地最前的邊緣——他臥在那兒，把潛望鏡綠色的小杆安置得突出棵麥的上面。

迫擊砲彈又飛來了。後來又有兩個。一會兒又是一個。在從這時到攻擊的一段時間裏重迫擊砲彈紛紛飛來。它們在左邊，右邊，遠處，近處爆炸。但是已經沒有人再注意它們，因為人們都知道德國人亂放一陣，打中目標是偶然的。

將軍研究完了地圖——在地圖上決定攻擊目標的方位——發出幾項命令，就是倘若敵人的坦克在側面出現時候，我軍就先匍匐着然後彎着腰走到鄰近的三葉草地裏，那兒他設置好了輔助司令哨。這是在普通的戰壕裏，帶着鋼盔的電話接線兵已經坐在土舍裏給在附近草地待命的坦克接綫通話，給某地的倉庫和攻擊出發陣地接綫通話。

將軍看了看錶。到開始攻擊還有十五分。周圍一切都是靜寂。也許這種「靜寂」意味着我軍和德軍兩方面的砲火將安詳從容地沒有節拍地發射起來。

各種武器射擊起來了。

這種砲火在遠遠的後方也許構成連續不斷的十分威嚇的隆隆的聲音。但是身處各種砲火之中的人們的習慣了砲火的耳朵能夠毫無錯誤地辨別那種聲音對於他們是危險的——甚至能辨別那種聲音對於他們是致命的——那種聲音對於他們是不危險的。

一切「不危險的」聲音——不論聲音如何之大也不能引起戰士們的注意。「危險的」聲音又分成單純危險和致死危險兩種，所以「危險的」聲音，在戰士們的心裏也按照這個區分佔着輕重不同的地位。

例如震得地動的德國重磅炸彈的爆炸聲——德國的亨克爾式飛機不時從高空往不準確地向附近的道路連續投擲這種炸彈，但是這些炸彈的爆炸簡直引不起我們的注意，因為這些炸彈，雖然在我們周圍的遠處炸起了，巨大高聳的不祥的灰塵和黑烟，但是不能直接威嚇我們。

每分鐘從我們耳旁飛過的敵我兩方往返砲彈的嘯聲，雖然很大而且連續不斷，但也很少引起我們的注意。

除去這種往返飛旋的聲音之外，飛來的迫擊砲彈却抓住了人們敏感的耳朵，所以在這爆炸之前的一秒鐘，人們已經伏在地上或跳進壕裏。

忽然間人們看見了一架德國米式飛機一閃一閃的光影。它在我們頭上急飛，它用所有的機關槍向我掃射，這種掃射造成了稠密的小小的塵土噴泉。

有時三架或六架成隊的轟炸機，突然從大塊看不清的多隙的雲裏向我們一直飛來，這些飛在太陽光下顯得很難看。

這時人們都緊張地抬起頭來，想辨明這是我們的還是「他們的」轟炸機。於是樂觀主義者就確定地說。

「我們的。」

悲觀主義者愛用憂鬱的聲音確定地回答說：

「那是德國的炸彈。」

過了一會兒炸彈投下了來，彷彿天塌了似的，地也動，我們也直搖擺。灰土往領子裏衝，泥塊敲

打我們的軍帽。我們渾身是泥土。簡直跟泥鬼一樣。

將軍最後一次用望遠鏡看看戰場——將軍對於戰場的情形，比誰都瞭解得好——五分鐘之後，要發生某種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他最後一次下令叫各坦克營長在電話上談話，他和每個指揮官懇切地談話。

「喂，你覺得怎樣？」

兩個營長立刻來接電話。但是第三個營長沒有來。他派了個代表替他接電話。

「我不要代表，我要營長親自來。」將軍嚴厲地說。

「同志，他不能親自來。」

「爲什麼？」

「他臉上一臉臊子！」

「什麼？」

「一臉臊子。他在刮臉。他打發我告訴你現在一切都佈置好了。那麼刮臉有什麼關係呢，而且三分鐘之內一定可以刮完的。請問你叫他中，刮下去還是許他刮完了呢？」

「好。讓他刮完了罷。」將軍想了想之後說。

## 二十四

後來我看見一連步兵從一個山凹裏一直向我們走來。步兵用寬的隊形在各樣的深紅色，薄紫色，

綠色的蕪草田野裏直立行走。他們戴着有皮帶的暗綠色的鋼盔，穿着黃綠色的大衣和網罩在宏大的奧勒爾的土地上勇敢的走着。他們有的肩扛着機關槍，有的扛着迫擊炮，有的扛着槍彈箱或迫擊砲彈箱，有的只扛着自動步槍，他們把手指放在發射器上使槍身向前傾着。

「臥倒，小鬼們！」黑臉的青年聯絡官大聲地說——就是昨夜我看見坐在裝甲車上邊的那個聯絡官——他滿臉是土，下巴上有許多汗珠，汗濕的襯衣上佩着放光的一等祖國戰爭獎章。

他們沒有聽見他的話。

「臥倒！匍匐前進！」

幾個迫擊砲彈在他們和我們的中間地方爆炸了。他們彼此看。但是沒有一個人臥倒他們却加速了步伐。現在他們幾乎在跑了。他們迅速地到我們這兒來，他們在炎熱悶的奧勒爾天空下的五光十色小山的山坡上顯得更清楚，一塊塊的移動着的白雲常把天空蓋着。

「勇敢的戰士們！」將軍十分高興的說。

步兵從我們旁邊跑過——說得更確切點，從我們中間跑過——向敵人跑去，每跑三四十步臥一次。「在大砲的猛攻之後，他們便從這兒開始進攻，把德國流氓從抗戰中心裏打出來。砲兵，飛機，和步兵打開德國的防禦，坦克衝入罅隙，擴大戰果……」將軍繼續說。「你跟着坦克來，然後到步兵線。至於我的地方，實在說，不在這兒。我的地方是在後面的……」

我什麼都來不及說了，因為將軍的錶的針關係着多少人的命運。

小的，中等的和大的砲彈成了地從我們頭上飛向西面。我從望遠鏡裏看。德軍陣地蓋滿了煙塵。

那兒有什麼東西燃着了，爆炸了，迴旋起來衝入天空，落下了黑雨，然後又衝入天空。那時我們的步兵綫站起來了。

「祖國萬歲，史達林萬歲！」有人在大聲地喊，他想用他的聲音壓倒排砲的聲勢。我們微微聽到拉長的不可的「萬歲」的聲音。

「戰士們前進呀！」將軍跳到胸牆上說。

但是電話接綫兵從壕溝裏用愉快的嘎聲喊叫：

「將軍同志，第二營營長報告，敵人已被我們從陣地裏打出了，敵人正在逃竄。」

「我看，我看，」將軍說，他的望遠鏡沒有離開他的眼睛。「作家同志，你不想看看德國人怎樣吃敗仗麼？我可以請你看看。」

他把望遠鏡遞給我。

我看地圖所代表的中間和更遠的地方迷漫着塵土，那是德國的載重汽車，自動砲，野戰廚房和坦克往西撤退。地形圖的代表的前面的地方，我看見一個紅磚教堂和小小教堂墓地的村子正在燃燒着，村子附近有我們的坦克四輛在爬行等射擊着，長的砲身向前伸着好像手槍似的。

我在一生裏從未見過比這更愉快的景象了！

「好，」將軍說，他用袖子擦掉額部和鼻子上的黑汗，他還試着他領子裏的泥擦掉。「但是現在必須進攻鐵道區的名翼了。副官，把汽身預備好。」

我們離開了我們奇異的戰場，走下凹地。這時我們在新墾植的耕地上，直着身子走。我看着將軍



的累得出了許多汗的脊背，我由不得想起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和巴格里第昂如何新開墾的原野裏困苦地走了。

## 二十五

第二天我路過我們昨晚攻下的那個村子。夜間下過暴雨。雨澆滅了火，所以那個村子沒有燒光。但是路却十分難走了，人們必須時常拖曳陷入奧勒爾黑土的淺而很滑的泥濘裏的載重汽車的輪子。每走三四十米司機便須拿着鐮子出來倒在汽車下邊挖掘車輪附近的泥。有時這種辦法也不濟事。這時他便從車子下邊的取出斧子到公路附近的小樹林裏砍下樹枝來鋪填滿是水的車轍。

村子的出口地方是十分險峻的斜坡路。那兒鐮子和斧子都是沒有用的。汽車很牢實地停着。司機尋找木板去了，我也下車走動走動。我走到斜坡路的盡頭，我看見在暴雨和坦克弄倒的裸麥中間的磚造的教堂，教堂的周圍是淒涼的鄉村教堂墓地。我立刻認出了那個墓地和那個教堂。因為昨天我從望遠鏡裏看見了它們。

從昨天起，戰綫更向西方移動了。德軍繼續在撤退。砲聲可以微微聽見。因為天空還時時隱雷震開的一塊塊的藍天，所以砲聲好像打過的雷的餘聲。

炎熱的太陽已經露出了兩次，那時滿水的車轍似水銀一樣發亮。天氣也熱了起來。

小小的草房裏坐着一個士兵，他臂上纏着繃帶，他的步槍放在兩膝中間。看他那種寧靜沉思的樣子，人們可能以為他在看守裸麥呢。

我突然看見裸麥田裏一件熟識的藍色外套和一個在肩上飄動的花格圍巾。那是彼特羅夫娜。她用膝部推開密茂的裸麥走，他拿着溼的野花做成的大花束，花束上邊站着閉翅的蝴蝶。彼特羅夫娜已經洗過臉，她的美麗的頭髮也整梳過了。只到現在我才看見她的真面目。她是多漂亮的。我甚至認為她是個美人。她具有那種俄羅斯的皎潔的美，在那種美裏藏着微妙的智慧與精神的魔力。她帶着隱色眼角的睜開的亮晶的灰色眼睛向下看着，她的眼睛反映着很嚴肅的沉思。

我喊她。她吓得打了一個寒噤，但是立刻又恢復原狀了。她只在兩頰上薄薄塗了一點胭脂。她向我輕輕地做了一個天真的微笑，她說：

「我們走啊。」

我們在教堂周圍走。教堂的一邊已完全被毀了。我從新打開的磚牆上的一個破口看到了神壇前面的帷幔。我們從破口走過時候，成羣的麻雀從教堂裏飛出來棲在半毀的還長着活葉子的白樺上。

教堂後面的墓地裏，舊的陣亡戰士墳墓的周圍有剛放置的稠密的石方尖塔，石方尖塔的周圍站着幾個空軍軍官，我認出了薩烏世金少校在他們裏邊。

彼特羅夫娜領着我找安得烈的墳墓。

「就在這兒。」她說。

她在方尖塔上釘了一個鋼製的小牌子，牌子上面刻着這些字：「蘇聯英雄安得烈上校——他爲了我們的幸福犧牲了他自己的生命。」

「這個小牌子是我們在工廠裏做的。」彼特羅夫娜說。

我摘下帽子，有一陣時間我低下頭看看蓋着新的雨溼的匏屑的草。匏屑發出一種鑽鼻子的味道。草上的匏屑畏着磨得好像玻璃那麼亮的被忘掉的小匏子。

彼特羅夫娜掀起外套，跪在墳墓周圍低的木製欄杆上，彎下身子謹慎地把她的花束打開散置在方尖塔的塔座上。她散置完了時候，別住把她扶了起來。

我握住她的堅實的小手，我默默地吻了她的手。然後我走了。

一九四二——四三年·莫斯科。